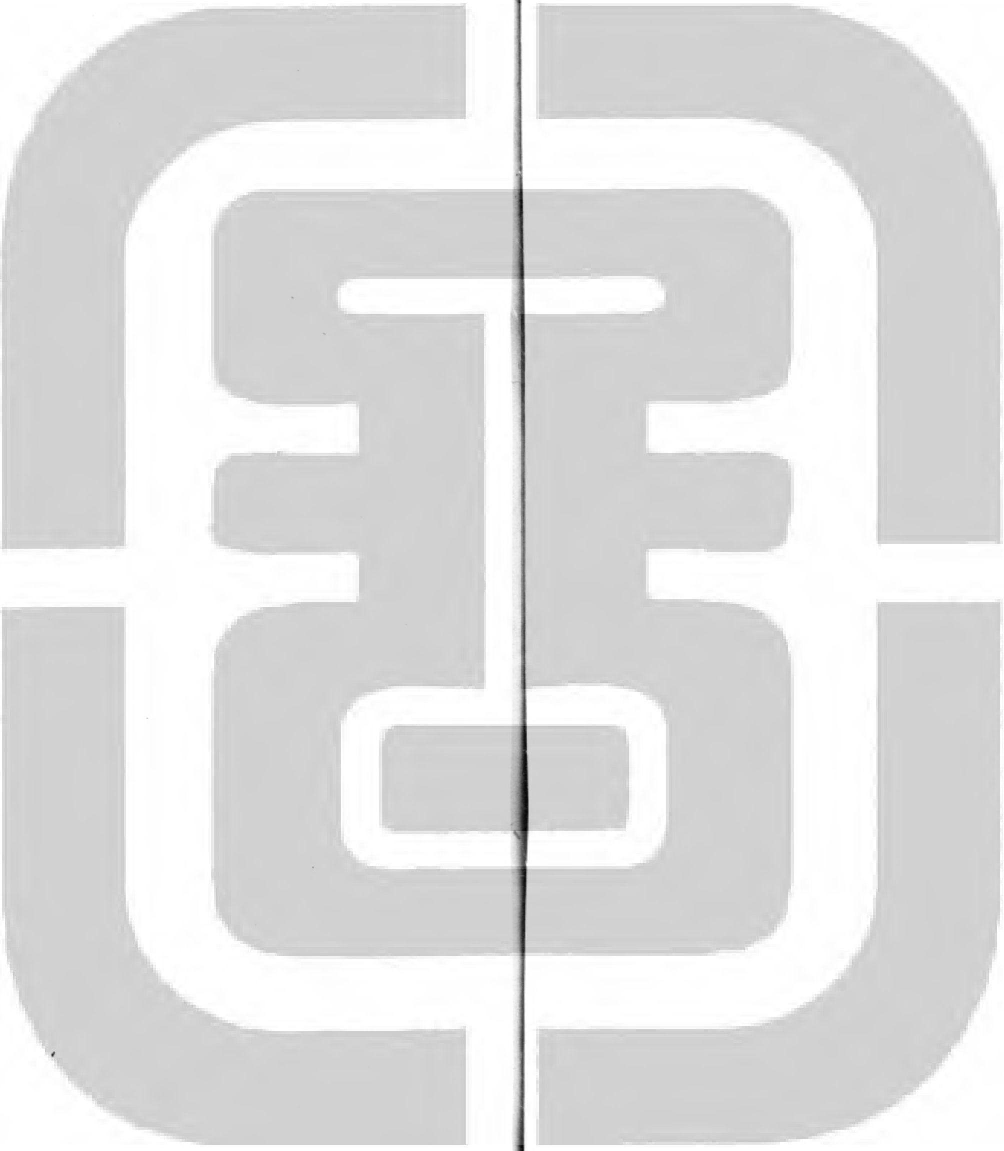
二

原件短缺

P35上半页缺



利害者天下之大[illegible]天下
不能無害也惟利之中而[illegible]其大者以從之
其利而卒不睹其害有害不能無利也惟害[illegible]
其小者以從之則天下雖不能不被其害而亦[illegible]失其
爲利惟利之疑於害而害之疑於利也苟非愼擇而審
衡之則未得其利而先受其害既不能除其害而且失
其利此固天下之至難而識治者之所當亟爲之圖者
也執事不知愚之不可與言而以海防之計取畫焉愚
則安能知之顧嘗竊議之矣今之談海防者輒曰兵食
兵食非二策也不可一日缺兵則不可一日缺食故今

之最急者不在於策食而在於策兵愚不知其他而顧
於閩則以爲客兵之爲利者一而其爲害者二閩兵之
爲利者三而其爲害者一何以言之方島寇猝至勢至
急也當事者無以爲計則不得不徵之客兵及其披甲
擐纓持戈吹角揚揚而來也使其賊至而能馳之而有
所俘獲以歸亦足以薄收咫尺之功而暫紓斯須之憤
所謂利之一者此也然而客兵者悍而貪不可法馭者
也賊之至也則必先倍其餉呼其酋長而勞之不及負
戈已糜千金矣既偵賊壘可攻也顧解甲而坐以多索
我金金至起而分金而賊已鼓噪去矣然後卷甲而趨

之即不獲一賊亦揚揚而回又責我勞也執事謂客兵豈咸勁可恃哉幸不勁耳使果勁而殺賊即坐而金盡何以繼之此其爲害者一也執事又謂其往來數千里侵掠殘害數千里外遠矣愚不能知即近而省中繩之以法猶獷而難制則其持戈野掠又何問之哉無論有司者懼不敢問即其酋長亦多匿其餉金一任之矣甚者又從而令之此其爲害者二也夫客兵之爲害至著也然而重視客兵輕視閩兵者何哉誠懼夫閩兵之不足恃也而事有大不然者且今歲至而長樂鎮東興泉同惠之間危矣乃卒無事者則咸其鄉人共持之賊之逼長樂也其人伐木爲梃伏於莽中賊至輙大呼而逐之無不披靡至嚙指相誡勿犯長樂也長樂人非閩人哉鎮東之圍蓋一月至急矣乃城中人則日日縋引數十人於城外禦賊賊稍近則握亂石擊之無不捫首而去者雖其肆掠山中固未有一人持戈逼城也當事者慮其急則檄兵數千往援而城中人謝不納曰無慮我務而不能抗敵恐食盡不能空腹立耳即鎮東人者非閩人哉是閩兵近而能守者其利一也往歲越嘗亦嘗徵兵於閩而閩兵之入越也輙能先驅走敵以故吳越人輙稱閩兵閩兵云即今之賊旣去而要擊之海中至

沉其數十大艘無一生還者固閩兵非客兵也無論兵即諸生中亦有張空拳縛之而獻者是閩兵之遠而可戰者其利二也夫客兵者即使勁而可恃而又畏不爲害亦安能使之常操戈數千里之外以障我哉乃閩兵者使之守即所以守其父母妻子也而使之戰則又朝令而朝行夕令而夕行固不敢坐而挾我金也而其食之也十人之直且不足以當客兵五人之直是閩兵之可以常恃而且不費者其利三也然而有一害焉夫今之所謂機兵弓兵者即食我之食而我之所恃以守以戰者也今乃令其人世守其役而世食之且令也役其十之二丞也簿也役其一執牒勾攝譁於道路者咸是人也而當事者輙曰此何足恃而當别募之兵夫既不足恃則當奪其食矣既不奪之食又别募之兵而重食之宜百姓之所爲大困也是其一害也然其害也非係之兵而係之練兵者也愚之所謂練兵者非今之所謂練兵也則欲以八府之兵而分責之當事者即身至各縣而月練焉其兵之役於官者既精之矣懼其少也則又於二十五家而擇其一人以爲之兵以言乎練之之具也則無踰弓者弩者礟者三者固中國之長技而賊之所最畏焉者也以言乎練之之法也則以此三者而

五日一試焉又五日再試焉其有十發而五獲以上者是上兵也宜賞者也其有十發而三獲者是中兵也不賞不罰者也其有十發而僅二獲一獲不獲者是下兵也宜罰者也宜賞者不必別予之則予以五日之食宜罰者不必鞭之則奪之五日之食其所予者卽其所奪者也夫食也人之養其父母妻子而不令餒焉者也日日而倍其所入固欣然喜矣日日而奪其所有以與人固怫然怒矣無論其人卽其父母妻子亦不肯一日而使其人之怠於其事也如是而兵未有不精者也旣月練矣去則付諸其縣之令已又閒詣而試焉其兵之精倍之是令之勤也再倍之是令之尤勤也則狀其勤於上而請賞焉如其初或不及其初是令之惰也國之大事在戎此而惰咸惰矣則狀其惰於上而請罰焉令也蓋無甘於惰者兵益精矣一縣而以精兵稱者五百則一省而以精兵稱者二萬矣豈不赫然威盛哉此練縣兵之法也於是選其精者數千戍之各寨謂之寨兵寨兵者水兵也賊未有不制之水能制之陸者也故最精者戍之則付諸督水兵者如其法練焉選其精者數千戍之省中謂之省兵省兵者陸兵也賊之至也不水則陸故精者戍之則付之督陸兵者如其法練焉郡之在

海上者春汛秋汛則調其縣及他郡之縣之兵數千戍之過汛則遣謂之郡兵郡兵者水陸之援兵也且以守其郡也則付諸督郡兵者如其法練焉此練水兵陸兵之法也夫兵之在官者旣有定食矣二十五家而一兵者則令二十五家共食之卽多直十金耳又計貧富而盈縮焉則富不過一金貧不過十人一金也其費甚省故事軍餉納之官恒什一收之其散也恒什一除之是民常多出而兵常少獲也茲令自收而自給之猶之取之家而與諸其家之人也其法甚便此食縣兵之法也縣兵者食於縣矣其調之寨則寨食之調之省則省食之調之郡則郡食之三食者安出哉屯田者正戍閫之兵而使之自食者也其餘餉併其所入之租是可以請而留焉者也上杭河稅者先南贛督臣留作兵餉者也當是時閫無督臣故歸之贛今設督臣矣則以閫之食食閫之兵理也且南贛者分也閫者專也無他餉也此則可以請而歸焉或分焉者也其他糧剩之餘也各郡練兵之需也咸可佐餉者也此其食水兵陸兵之法也閫故僻在海隅其人類喜爲儒不儒則農終年幸其孥息而雜作田隴菫菫焉數其粟芋以給朝夕卽更繇亦苦之又預收其直或倍其直而里胥又因之苛征固宜

其憂嗟怨嘆仰天而呼也兵練則冗兵以裁兵精則冗食可省此急民之至計而萬世之長利也雖然愚又有說焉客有見其隣荒其田而貸粟以充餒者則教之曰何不耕而田然非謂朝耕而夕穫之也旣耕之矣且貸粟以需之及其穫也始可以無貸若恃耕可充餒而故不爲貸是益之餒也今夫練兵節食是耕之說也百世之計也客兵而取諸民以養之是貸粟之說也一時之計也客兵可罷矣而兵固未練也賊而猝至孰執其咎乎食固可省矣而客兵固難遽罷也紛然而索我之食何以應之乎此所謂利之疑於害而害之疑於利者也

夫人之保家未有不善者也乃其謀國則不及其家者踈之也夫人之愛子未有不盡其心者也乃其爲民謀則不及其子者忽之也惟執事者之於閫也不閫視之而家視之其於閫之民也不民視之而子視之則其斟酌利害之原而委曲從違之幾必有道矣愚則安能知哉愚則安能言哉

用才　眞似　嘉靖辛酉應天

問自昔孔子蓋稱才難其述唐虞以及有周上下數千年間十餘人而已夫十餘人者信賢且聖然必賴衆助以爲功而十餘人者獨稱才歟自漢以來異才輩出畧可睹記亦有彷彿於隆古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而創丕業　成祖文皇帝舉義師而靖內難一時英雋之士雲合響應桓桓焉矯矯馬斯亦曩五臣十亂之朋已其勞勣之蹟可得聞歟說者謂天造草昧英才乃產今觀往牒以及　昭代得人之盛大抵皆建國之初也豈光岳之氣蓄厚於始而漸靡於後耶　國家承熙洽之後英哲濟濟然盛矣十餘年來海內時聳南北用兵而當事者輒稱乏才豈其隆替信有時歟夫人才難得蓋亦難知昔人所云五觀八徵果人物之藻鑑歟廼其事可悉數歟願極言之以觀用世之槩

嘗謂世之需材也無古今而材之需用於時也有虛實

虛實之判眞似之辨也盛衰興替之所繇至相懸也孰事留意當世人材欲振師師之風以仰裨　聖天子中興之治甚盛心也愚請先辨所謂材者而後竟其說焉夫天下有眞材有似材玉之爲璋瓚環玦不同而均之堅良金之鈞鎰銖兩輕重不同而均之適於用眞也驪牛之黃也似虎幽莠之幼也類禾白骨疑象碔砆混玉似也夫人之材亦有眞似焉謀必中的戰必摧鋒投必如意重必克舉功不以倖成義不以苟就處劇而目不瞬臨難而志不滑或木彊少文而有不可奪之節或言不出口而有當大任之勇若此者眞材也滑稽似智多端似通機譎似深矯訐似潔順比悅澤文也而劇實則誣慊慨扼摯毅也而臨事則愞家起文墨而高議韜鈐之術身居閫域而指據九野之圖敷功則百不掩一立議則實不中窾若此者似材也夫眞材不必衆也得數人焉可以王矣似材舉皆是也卽肩摩踵接安所賴之然眞似難辨而似者易售也何則眞材有所長容有所短故瑕瑜不相掩而似者恒匿瑕以眩愚眞材能乎此或不能乎彼故職守不相兼而似者恒并羅以示廣眞材工於臨事而拙乎豫言似者工於豫言而拙於臨事故相馬以肥而飛兎騕褭漏矣相劒以室而吳干越鈞

置矣嗚呼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辨之歷觀前代興王之
主莫不各有佐命之英唐虞三代詩禮紀之矣粵若炎
劉初建則蕭曹張陳贊其謨光武中興則馮鄧吳賈宣
其勛李唐受命而房杜英衛之儔與藝祖肇基而趙范
潘曹之佐集及我 太祖高皇帝仗劒而起淮甸壯士
景從異才雲集徐常奮於徒隸李沐育於孫孽康廖拔
於降附劉宋錄於舊史章秦起於諸生智者獻其謀勇
者贊其決思發如泉漏兵威如電迅是以 高皇帝以
一旅渡江而創丕業也迨成祖文皇帝舉義而靖內難
哲士知幾義夫識至籌畫則金忠廣孝將帥則朱張劉
鄭股肱則丘黃蹇夏謨議則金解三楊抱奇者思奮擇
主者歸心將經百戰之餘士極一時之儁是以 文皇
帝以偏師南指而造隆基也自今觀之當時十俊所萃
殆若天授神賚間氣獨鍾有非尋常所能彷彿者何其
盛歟然遡觀往牒以及 昭代大抵人物之茂皆特萃
於草昧建國之初而乏材之歎顧每興於重熙累洽之
後若是者何愚竊有以闚其故矣夫天下之人至無算
也其號為有材者百一而已有材者又不必其皆渠傑
也其號為標鋒者萬一而已天下治平無事良駑並羈
猛懦混縶風塵起而銳者脫矣當此之時相使以智而

智之中又有智者焉相角以勇而勇之中又有勇者焉
法從人立而人不爲法牽位由才授而人不敢倖取甘
苦別於嘗試利鈍決於剸割彼飾貌僞詞依娜枝拒曾
不足以膏英雄之蕭斧而區區矯情詭故所以罔衆賈
譽者固沛公周勃之所東向而嫚詈之者也是以耳目
無所眩而眞材出焉抉拘攣之網而豪者奮批雌黃之
口而質者顯解牽制之紲而逸者趨樹賞罰之幟而赴
者信名實相核奚爲不成如是卽謂之多材可也及其
久也法紀客矣科條布矣上操積常之勢而下狃一切
之習以耳目從形跡以趨舍從耳目是以有高世之志
者或負遺俗之累信必然之畫者或挂詬訾之咎於是
眞者無以自見而疑似淆焉處暗而冀掩其盲並坐而
不知其躄心越也而貌秦質烏也而聲鶡始則以似亂
眞繼乃染眞爲似本情愈不可知而積習易以生惑上
下相貿奚爲而得成乎如是卽謂之乏材亦可也由是
觀之天之生材固非爲始者之增多而後者減算也而
古之人又非傅翼胼胝殊形詭狀不可肖似也顧識眞
悅似時不同耳　明興垂二百年　列聖重光治化汪
濊至我　皇上又以神聖繼統壽考作人英儁之選布
列中外可謂極盛十餘年閒南戡北掃率皆　皇上自

發廟謨諸臣罕有攄奇挺任以紓　宵旰之憂者一當
叢劇輙患乏材豈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乃竟無以佐下
風備任使耶亡亦風尚之異習而揀練之未精耶嗟哉
每念至此熟也蓋其弊有四焉試終其說而毋譊可乎
夫所謂四弊者才具棄於素蓄聲實忽於參驗是非聽
於衆口授使限於身格也夫車有輔貳衣有儲笥所以
代匱也今平居不熟人之所宜而咨求於匆迫則措置
草具而不審矣名以覆實實以辨事今濫其虛稱而不
綜覈於積効采其始議而不反覆於稽終則首尾盭戾
而不忌矣賞罰者上之操也是非者應賞罰者也今或
一人之身朝由而暮跖倏潔而忽污於是賞罰莫可必
而寄權於衆口矣身格者階進者也才器者任官者也
今不惟其材器之所宜而惟論其身格之繇起則掇華
者常躋而抱實者頫首矣夫欲應卒之不匱則莫若因
便而預養之方用其人遽思其代焉可也欲聲實之不
爽則莫若決之於參驗以反覆其聲稱覆之不契誅罰
必加焉可也欲是非之不謬則莫若究橫起之議而破
訾謷之私灼知篤任雖三至不惑焉可也欲才器之當
任則莫若削身格之限操激勵之權其才可使即輿隸
無擇焉可也如是則人之材具較若白黑信若列眉而

人莫不輸悃畢忱以事其上矣以此建事何事之不成以此圖功何功之不立又奚必嘉慕往哲借材異代哉愚所謂揀練之貴精者如此若夫李克所謂五觀劉劭所謂八徵者槩以觀人爲旨未叅風尚所宜固不足爲執事者道也然愚復有慨焉夫人材之於世也譬之音也皷宮而宮應叩角而角應非其類不應也世能識眞則人皆剖其眞以求售世方悅似則人皆藏其眞以俟時夫至於使人藏眞以俟時非國之福也昔者齊伐魯取饞鼎魯以贋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眞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由今觀之夫士亦有鼎也用材者其毋使士自愛其鼎也哉

文字　嘉靖辛酉應天

問文字之興與天地並自鳥跡代繩其制日炳代既相沿體亦互異辟之鎔範所擬各有司匠周書云詞尚體要葢防其濫也夫文至六經尚已逌百氏繼起雜文遞興或典誥或誓問或畧覽操引家驤人璧何所宗本往有編爲正宗續爲辨體者其嘉惠誠渥矣可悉其梏歟字至六書備巳逌墨士代出體裁互變或刪籀而篆或易隸而楷八分行草幻以飛白碁布櫨列何所淵委往有纂爲書法鈎玄字學新編者其用心良勤矣可述其槩歟或者以質文代變一因乎時或者則以聲畫互形一因乎人茲二說者果盡然歟　今世文日以繁字日以簡風靡波馳古制莫講議者謂宜考古程今以昭一代同文之盛而未睹其便也子多士習心于茲久矣試盡言之毋讓

執事策士再四不困其未知攻其所未習而以文體字法之變下詢豈以多士故習爲文字者哉夫操千曲之

引而後可以審音觀千劍之鋼而後足以辨器士也鄙何明問之辱試以所習聞者求正焉可乎夫自玄黃色判方圓體分文字之興與天地並是故日月疊璧垂麗天之象山川錯采陳理地之形林籟結響於球鍠虎豹凝姿于炳蔚雲霞組絢有踰畫工草木賁妍無資紅女當其時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所謂太璞不斲太羹不調太音希聲者也文字之制于斯殺其端矣沿及中世結繩易而書契迭興鳥跡明而字文日廣置言有區造形有宅外文綺交內義脉注跗蕚相銜衢眕各異如繩墨之審直斧斤之斲曲

巧者不得獨谷拙者不得獨濔故語文而不於其體之是求語字而不惟其法之是據則雖玄解之宰獨照之匠其何以尋形律以定墨闚意象而運斤者哉夫皇王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孰非文也代既綿曖聲采莫追至夫子刪述六經而大義始炳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六經既明百氏繼出諸所譔著家驥人璧莫不宗本於斯焉故詔造策檄則書之流也序述論讚則易之流也歌曲賦頌詩之流也哀誄啗賻禮之流也書奏箴銘春秋之流也孰事曰文以六經為尚蓋言體也伏羲氏龍書神農穗書軒之垂雲

禹之鍾鼎孰非字也隨見制象偏滯莫通至周官具載六書而大寶始耀一曰象形二曰會意三曰諧聲四曰指事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六書既列墨士飈起諸所染搆櫨分棊布莫不淵委于斯焉故書肇于形形不可象則求諸事也事不可指則求諸意也意不可會則求諸聲也四者不足而後假借轉注行焉執事曰字至六書而備蓋言法也暴秦崛興事不師古虐焰熾而雜文遞增法吏師而古文遂變漢魏以還濫觴益甚對問肇於宋玉而曼倩之客難陳思之客問固之賓戲衡之應問寔之客譏邕之釋誨景純之客傲皆倣而廣之七發製於枚乘而毅之七激駰之七依瑗之七厲偁宣之七釋左思之七諷皆踵而繼之連珠演於楊雄而杜賈潘劉之輩擬者疊見雖其窮竒極侈甘意摇骨盛氣於詞場溢藻於文圃辟之歌聲靡曼而抗墜之節莫聆六經之體蕩然無復存者然則採歷代之逸響泳先哲之芳潤選義按部考詞就班真西山正宗之編吳海虞辨體之續豈非有功於斯文者哉觀其首辭命而王言以尊次叙事而紀載以具次議論而理奥以昭次詩賦而雅道以振綱羅上下一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而辨體之作每體自為一類其稱序原作之意悉本於儒先之成說

數千載文體之正變可寓目具睹矣其嘉惠不亦渥乎
小篆作於李斯而李陽氷實祖之益增損大篆與同籀
文而用之鐘鼎符印者也八分作於王次中而梁韓葦
實祖之益割隸八分而取其二割篆二分而取其八所
謂小篆之捷者也隸書肇於程邈而删繁就簡施於徒
隸益八分之捷也章草作於黃門令史游草書作於張
徵士伯英而章草則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行書
者劉穎川所造即正書之小偽飛白者蔡邕見堊帚而
作即楷制之變也雖其含毫濡翰雲瀚風駭罔不取鎔
往裁自鑄來治辟之舞容迴環而綴兆之位莫考六書
之法泯然無復見矣然則剔羣哲之瑕瑜溯六藝之濊
瀝陽秋先後裒鉞臧否蘇霖鈎玄之纂劉惟志新書摘
抄之集豈非有功於字學者哉觀其始於蔡邕鍾繇之
論繼以右軍隱居之說八訣三十六法之書十法十體
之斷書譜續譜之編米劉蘇黃朱張之評旁收備錄一
以具點書記姓名爲式而摘抄云者每篇括其數義低
昂軒輊之等悉本於古昔之成訓數千載書法之正變
可指掌無疑矣其用心不亦勤乎嗟乎文質之代變也
如時序之代謝然雜文興而經訓漓然經訓不能不漓
而爲雜文雜書出而古文變然古文不能不變而爲雜

書是故黄唐之文淳而質虞夏之文質而辨商周之文麗而雅楚漢則侈而豔矣魏晉則浅而綺矣唐宙而排宋繁而縟時也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閏餘也亦時也沿雜文以測經訓執雜書以希古文是返玉輅於椎輪移江河而行之山也必無幾矣劉生有言文章與時相高下非通達之論耶若夫體沿習遷才以質異賈生儁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安仁輕儇故鋒逸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詞隱以至晉書流宕唐法謹嚴昌黎性端重而書跡勁遒安石性偏僻而字勢峻追觸推以類表裏必符豈非才性之異區黼藻之懸品哉夫材有天成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難可翻移楊子曰文心聲也字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非根極之見耶方今

聖曆熙明文思克被環海內外漸漬於耳目鼓躍于心志懷瑾握瑜之士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蹐步罔不淵嶽其衷鳳麟其采揺筆散珠動墨橫錦徽言與旨迺滿玄席郁思醲華瀟灑藝苑砰之馭神龍於天衢騁騏驥於萬里烺烺彬彬跨周轢漢蓋千載一時維新之會矣然而心聲鋒起名實互乖膚業叢萌神髓淪喪文日以繁字日以簡誠有如執事之所憂者先

王之制浸浸乎淫淫乎瀾倒而莫之障馳騖而莫之返矣其何以擇源於涇渭之派按轡於邪正之岐哉則夫考古程今以昭一代同文之盛搜孔壁之遺循蒼頡之跡使脩文之哲簪筆之英稟經以裁訓酌雅以冨言神絲金石之邃冥覽繩契之前而文體復淳字學丕變維世者誠所不容已於議矣雖然愚嘗習籌之而得其故焉夫文者從心生者也神理者自天出者也是故太極立而陰陽分陰陽分而形氣判衣冠人物而揖讓周旋之體以存蟲魚鳥獸而屈伸飛動之理以寓齒牙角骨而咀嚼攫拉之勢以昭故精於理者古今不能高妙於

心者體法不能閼任心而成隨手而變顧盼可以驅辭力欲唾可以窮文致雖洩秘圖書掩奇科斗衙官騷雅之選奴隸鍾王之輩可也奚必刻鵠圖龍竟懃眞體得魚守兎猶恡筌蹄者哉嗟乎此執事能事也士也日窘束於體法之中而迺高論神理之上非瞽則狂執事其進教之

天象

嘉靖辛酉浙江

問堯命羲和推星鶉星火星虛星昴之象以明時也後世占候之說雜述機祥無稱論著惟象緯布列其精魄不遠於人而太史所職曰察天文紀時政則於天人之際未可謂遠不相謀其所稱會留客散羸縮陵乘歷繞鈎獨食犯守遷之象皆所必察者也使於垣次之所奠名稱之所指十二辰十二土二十八舍之屬一或不祥其說則雖欲察之而無從也故察之而應則占驗之說端未可以術數薄之而漢之所以失者何居察之而不應則天文之職又非時政所有事也而太史之且以兼之者何居二任之官分於何代占一之術精於何人茲欲破其推驗之謬而復有裨於敬畏之實諸士其詳之於篇以盡天人之蘊

運造化之妙者數也亦理也探造化之妙者心也非迹也理也者乘乎數者也心也者具乎理者也天道之運

日月之行星辰之旋繞固氣也而非理以存主之則所以爲宿離出没之度將旦夕不侔而春秋異軌矣惟吾人者探之以吾心所自具之理則觀象而纏度有紀稽數而經緯有考審序而盈虛有時可以擬議其始終而不必紕謬焉矣苟昧其理泥其數按其故迹而不會之以心粗亦甚矣又何以觀天文而察時變也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言天莫辨於此也而歸之於已然之故焉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氣成焉言天亦莫辨於此也而歸之於自然之理焉則古人之所以知天者從可求矣是故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伏羲之圖也常儀車區大撓黃帝之占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高陽之命也帝嚳式序三辰唐虞羲和維軌夏有昆吾紹德商有巫咸明紀在周則有馮相氏掌歳日月星之位以辨四時之序保章氏觀星辰日月之變動而辨吉凶乖別之妖祥如梓慎望氣而知宋鄭之多喪師曠歌風而知楚師之敗績皆掌著天文各占圖驗而爲後代所宗矣在漢則有馬遷天官之志張衡靈憲之經在唐則有淳風法象之志一行覆矩之圖在五代則有王朴曆晷之制在宋則有沈括宣和之議繼以郭守敬儀表之著而諸家皆出其下矣葢嘗遡而論之一元之

氣周流太虛之間未有天地先有水火此一則神兩故
化之理也惟火極清則爲天爲日星爲風雷惟水極濁
則爲山岳爲雨露爲霜雪所謂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
而不可象爲神是也盈天理間孰有離陰陽而可以爲
造化者哉夫天以輕清之氣而運乎上一晝一夜而過
一周其道左行日月五星亦以輕清之氣而麗乎天日
不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隨天而左轉日有中道月有
九行日月相推歲凡十二會方會而月光盡滅而爲晦
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舒遲先後近一遠三則月斜
倚而爲弦相與爲對當天之中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

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爲
之食至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
食日至角牛之方月行青赤之道則爲春爲夏日至婁
井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爲秋爲冬日道發南去極彌
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
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
秋乃分焉日月之光聚而爲星中元爲北極上元爲太
微宮下元爲天市垣二十八宿衆星者言乎其經也金
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其曰會者言乎日月星
辰之所會也其曰客者言乎辰星之不出太白也其曰

主者言乎辰星之出乎太白也金木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故曰有遲有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則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故曰有伏有見朝出曰贏夕出曰縮西行曰逆日月度曰陵不順不逆曰留芒及曰犯妖變曰孛含譽之射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怒也執法郎官象其官也明堂靈臺象其物也此其理之精深而存乎物感者也後世之言天者吾惑焉蓋天之說有其術而無其驗宣夜之言有其名而無其傳而況謂斷鰲鍊石尤爲不經日月蟻行晉志之妄燭龍

銜火天問之誕也而況謂揮戈棄杖尤爲不稽蟾蜍玉斧未知借光地影之理也支石仙槎未知天演地紀之義也草生木落談風之謬也石牛黑蜧論雨之誕也仙火金門言雷者未確也堯壁漢鼎言雲者無徵也銅駝玉馬言雪者非眞也以十二邦係十二次鄭玄之分星失之拘受封之日歲星屬之賈氏之分星失之罔月令作於不韋而所舉中星異於堯典圖籍精於馬續而所論星數異於張衡大角一星也兩朝至以爲屬亢而中興志則屬角庫樓十星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則屬軫星官之書迄無定論此無他泥於數而遺其理

執其迹而弗通以心又何足以上達天載之神也哉焉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璇衡一事則求夫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而虞舜察之以璿爲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爲管而横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耀即今之所謂渾天儀也是故黄帝得之曆起辛卯顓帝得之曆起乙卯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黄道東朱道二出黄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藻則以朱黑白而别三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黄而别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

四度則知爲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爲大火而其餘莫不皆然是考纏度非渾天不可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漢洛下閎始經營之鮮於妄人又量度之至耿壽昌始鑄而爲之象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也唐李淳風因之而爲三重儀其在外曰六合其内曰三辰其最内曰四游而一行復益之以黄道儀焉其爲論亦密矣靖康之亂儀象歸於金元人襲之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説以爲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又當時四方測景之所

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
古人所未爲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儀表至今用之豈天
啓中國文明之治而預生是人以創爲一代之器乎雖
然觀象緯而審機祥者其小也星官曆家之事也因機
祥而脩德政者其大也有天下國家之責也方今 聖
天子建中和之極臻位育之盛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星辰合其軌矣然而斡旋天機贊理化軸之道在
聖心固有望而未至者而愚獨可以無芹曝之獻乎是
故德有未純譴見於天日爲之食於是大采朝日以昭
其德刑有未當譴見於天月爲之食於是少采夕月以
虔其刑仁有未育木星乖次於是生殖象春以施其恩
禮有未節火星乖次於是長養象夏以嘉其會義有未
正金星乖次於是嚴肅象秋以果其行知有未周水星
乖次於是潛藏象冬以藏其用信有未孚土星乖次於
是法四時之均齊七政之常以貞其令殆見天不愛道
地不愛寶日月重華風雨時若皇極建而太微明相道
得而三台麗諫諍開而執法顯刑罰清而貫索空角以
應將帥之良胃以應倉廩之實少微以應 遺逸之求
元以應黎獻之共室以應營造之省斗以應禮樂之彰
五星聚奎以應文運之昌五星聚斗以應武功之兢則

求端於天而奉若其道不徒責之石申甘巫之術而已故愚嘗爲之言曰以天觀天天而已以人觀天心而已天之宇非大心之宇非小堯有曆象四時所由定而不知堯之心自具一曆象也舜有璣衡七政所由齊而不知舜之心自具一璣衡也觀天而觀之以心觀心而觀之以堯舜之心斯其爲善觀天者矣

博物　　嘉靖壬戌會試

問博物洽聞儒者格致之學也昔人謂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智大故於百家之言無所不包則遊神玄覽信君子所貴也試舉數事與諸生析之春秋之世列國多良大夫有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之篇有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可得而陳之歟有因出使隣國而識實沈臺駘之祟有因龍見絳郊而爲畜龍御龍之說又可得而縷指歟孔子大聖人也黨人稱之爲博學太宰許之爲多能夫六經所刪述炳如日星天下誦習而講劘之無論已然嘗解商羊之舞剖萍實之微悟羵羊之秘決陳人庭隼之疑對越人執骨之問夫此五者非耳目所濡染何以能旁通之若是也豈天縱聰明之書者自無所不知歟抑亦有所考歟至漢人雖誦法孔子其智識之相越何啻百倍然亦有辨騶牙之出者有達重常之奇者有究貳負之詭者有別豹鼠之異者漢以後又有能察劍氣者有能曉角端者數子之見亦通朗矣不識與孔子之多能可庶幾否歟孔門稱好學而傳博文之教者顏子

一人而已今考其遺書曰潛心曰如愚而所博之學不少槩見豈孔子有所隱而不盡傳之歟或資雖近道而學不博綜將出春秋數子之下即漢晉人亦弗若歟抑其所博者自有在也諸生彊學待問有年矣願以前所詢者攄蘊以對

夫物燦然示人文矣故周物者存乎智夫道渾然示人精矣故會道者存乎心文者道之寓也精者物之本也文有不周則心爲有外無以盡散殊之用精有不會則智爲狥物無以達貫通之原是故物以道觀智以心運文以精貫用以原該君子所以究性命之精綜庶類之紀窮幽深之故而極古今之變也有由矣執事以格物之學下詢葢欲觀諸生博聞辨智何如也末學固陋請以誸聞效之可乎夫君子之學求以致道也而亦貴於博物者何也吾嘗遡觀道始而知物之原矣形氣未分太極旣立二儀肇判萬化斯彰道爲物主而主者不可測也物由道生而生者不可窮也依形附氣象聲肖貌翹翾蠕蝝巍偉譎異大荒絶域昆蟲草木之賾往古來今寒暑日月之運夏革不能陳其端齊諧不能志其幻九牧之金不能備其狀隷首之算不能紀其數夫人處天地之中賦萬形之一自非精心內照通志外周安能枚舉而縷析之哉嘗觀春秋之世列國之大夫類多閎深辨博貫淹古今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之篇則

有若管敬仲焉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則有若左史倚相焉聘晉而識實沈臺駘之祟非子產乎龍見而爲御龍豢龍之說非蔡墨乎夫管子之書遷史善其詳矣謹政通商均役盡利一匡之業由此其選也粹羽純玉殆有得於聚意者歟倚相之博楚國以爲望焉章華肆修申公進規祈招之詩由此其誦也式玉式金殆善陳夫王度者歟原參商之構郤而謂疾非由祟僑也知鬼神之狀矣辨董劉之世掌而謂非龍寔智墨也達人官之能矣數子者豈徒以才知之美而遂能博通若此哉夷考其時周典未亡皇覽具在伯益之所紀述外史之所掌達名山秘藏金版玉箱之錄神經怪諜紫臺丹洞之簡與夫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誡俗之言備矣賢者學其大不賢者學其小譬之入都多奇觀入市見異貨總攬而兼蓄之煒然著赫稱於當時流景曜於後代宜也迨秦火既燔漢籍未著經生學士專門師授斷編殘簡猶不得其全而猶冥覽詭奇極命庶物斯已難矣然亦有若東方朔辨騶牙之瑞董仲舒達重常之鳥終軍別豹文之鼮鼠劉向究踈屬之貳負類能察象於耳目之外定名於疆域之表動色縉紳震悚觀聽一何偉耶夫下幃發憤潛心大業者篤矣文史三冬萬言足用其

自表非誇也條奏秘書博綜羣籍者至矣幼學能文異材召見其自負不羣也刋去古伊邇遺文稍稍復出庸心考覈者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者無淺闇之毀即春秋諸大夫奚讓哉嗣是若雷煥察斗牛之氣而知豐城之二劍楚材辨角端之異而明天道之不殺窺豹見其一班嘗鼎嚌其寸臠亦有足多者執事謂之通明信乎嗟夫塂鼃不足以語海局於量也夏虫不可以語冰局於時也人不博覽則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與塂鼃夏虫又何擇焉故鄒衍旁通五德侈談裨海遂使梁惠郊迎燕昭擁篲彼核監之不知其官貂蟬之不諳其義問之則有餘恧矣博物之學固君子所不廢哉古今所稱大聖人者莫孔子若也使博物而可廢也吾意孔子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矣迺今觀之楚江拾果析以萍實季井得犬繹以墳羊鳥舞齊也推恒雨之徵隼止陳也闡楛矢之遺而專車之骨又括爲防風所遺焉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總統百家包羅萬代非特漢晉諸人莫能窺其畔岸即春秋數子亦未足涉其津涯豈誠資於好問而得於敏求者哉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内聖外王六通四辟天下之道咸該昭曠之原而通濬哲之鑒是故江海絡於地維實藏富焉非取足於川瀆

也日月麗乎天經萬象呈焉非有待於爝火也聖人天聰明之盡萬理涵焉非有俟於問學也所謂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智大無所不包者非孔子孰能當之雖然太宰訝其多能則以不試自解黨人稱其博學則以執御自居又若不欲以是爲訓者當時及門之士若子貢之達冉有之藝夫子每不滿焉其所亟許而樂予之者顏子一人而已夫顏子博文竭力所見卓爾聞一知十頴悟如賜且遜避以爲不及顧以如愚稱而不以博辨自見也觀其言曰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如廣觀無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

嗚呼潛心退省入聖室矣造於聊思極窅窅之深矣黜聰坐忘無待於外矣今夫託契鴻濛而聆鈞天之樂者不審夫笙鏞柷敔之聲游精罔象而獲赤水之珠者不屑夫瑇瑁玫珢之産顏子何嘗不博也而特不以博辨稱故夫子謂之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是博約之要授受之微也謂其才智出春秋漢晉諸子之下可乎蓋諸子者以智觀物周其燦然之文顏子者以心求道會其渾然之精孔子則兼道器貫本末小大精粗無乎不運其明是故守一方之術拘耳目之近而無弘暢閑雅之識是面墻之陋也離堅合異汎游廣渉聞

見雖殫原本則闕是多岐之惑也之二者失道均矣學者與其鶩於外也寧殉於內何則空器在厨金銀塗之其中無物饑人不顧餚膳甘醢土釜所式入者嚮之其所取者有在也夫道管於心該於物辨析既精大原斯會所貴乎學者豈徒在物耶昔人有言心如丸卵爲體內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蓋見道器之樞具於我矣誠能周其粲然者於目而會其渾然者於心則顏氏之博文約禮殆庶幾乎愚不敏竊有志希聖之學焉敢以是復

北虜南倭　嘉靖壬戌會試

問古今言學者必貴用世嘗覽載記蘇秦起閭巷說六國指其國中阨塞虛實如指掌賈誼自洛陽見漢文言諸侯强盛當割後皆如誼言韓信自追所還勸高祖入關取三秦弱項羽卒用信策夫蘇君說客賈生少年韓淮陰武夫固儒者弗道而其言皆售豈其於天下大勢將有可言者歟今在北邊東有薊鎮西有宣大二鎮此三鎮最急昔宣大督臣屢議設垣墻塹堡之險今可據以拒虜歟又有欲大城　京後者亦可行歟經畧薊鎮者以爲先拊循三衛內服而後可外禦然歟又有謂薊鎮邊獨長而古北諸口最要備寡則力弱防弛則勢殆欲多設兵屯可歟曩倭夷實首難浙直閒通歲幸漸休息而又千里被水患民無寧居茲寇轉而之閩廣急矣須江右尤急有司日以警聞此何以乂安之歟夫武備日弛而寇患克斥非練兵不可濟茲可舉而行之否歟　上明聖詔旨嘗切責諸臣當事者宜訓練有序矣而未臻厥效何歟或言南北勢殊所爲練者不同然歟或又言北當責將帥

而南當責守令果若是與歟又别有究極根本之
論歟在古聖世未嘗無蠻夷寇賊之患貴制禦有
道耳其陳之毋忽

對執事策諸生而欲求濟世之畧經國之儒也故以時務終焉今時之務在西北則患虜宣大薊鎮最急在東南則患寇首南浙直轉入閩廣頃且薄江右矣古稱極治莫過唐虞而猾夏之防奸宄之慮猶自不免庸何損於聖世乎第今之建議者不審其要而煩言以飾聽圖事者不核其實而虛文以飾觀則嘗竊疑之矣何謂要南北之練兵是也何謂實知練兵要矣力去其弊而嚴責其成是也夫薊鎮宣大密邇 畿輔頻年數數告警

鐔幕內逼疆事日增武備寖弛戎行半耗即隸於籍者率多選愞無復勇悍況鷙漁陽突騎之風乃鍛甲砥劍矯箭累弦未能創敵而未見休時故曰最急也往者督臣議設垣墻墩堡議大城 京後將重險而預防一勞而永逸也因以復大寧之戍奠開平之都讋諸夷之心息四郊之燧其見卓矣然而塹山堙谷嫌以絕地畫境分圻能無棄野與日者卭垣登陴恐貽與共之戚矣矧物力方虛閭左復發豈節民之道耶又儒臣議於幽冀之域土著之民一切賦役咸與蠲貸惟飼馬而供稅列屯而置隧也因以固疆圉之守施寬假之恩張制禦之

戚成拱翼之勢其見遠矣然而藉民為兵近於保甲月
操歲閱能不妨時異日者揭竿挺鋤恐貽腹心之患矣
矧公計方殷輸將悉罷豈裕國之謨耶是故兩議者皆
非要也夫宣大急矣猶為外戶也若薊鎮則堂奧也東
起山海西抵居庸延袤幾二千里而近膺筦鑰之司者
懷震驚之慮胡可不審其要哉遠徵延固近檄宣遼在
我仰給於客兵在彼實疲於遠戍戎心游啓滋蔓難圖
于役靡遑及瓜莫代甲胄苦於蟣虱杼柚竭於轉輸非
久遠之畫也經畧之臣謂宜先拊循三衛伺彼虛實絕
彼鄉導以夷攻夷至善策也夫拊循者惠也而懾服之

者威也威振矣而惠施焉而後弗敢玩也所以振其威
者惟練兵之為要乎至於東南之事亦有然者蓋倭夷
竊釁海島乘軍吏之弗戒潛竄浙直閩粵不逞之徒投
機煽構閩廣江右之交多阨塞之墟萑符之數入焉嘯
聚出焉剽刼如退颷如突豕隨樸而輙起少熄而復熾
州縣或窘於城守之未備村堡多潰於壁野之未堅亦
既急矣當事者戒心於擊目之危而困智於徒手之搏
於是議調遣議召募搶攘紛紜莫知所出今劇寇固在
也重以千里被水患往往赤子為蜴蛇而作使為徂詐
剿捕之期胡可緩也問其所以剿捕之者匪調即募耳

豈其廢郡縣之兵而乏鄉鄙之民耶西漢時郡國有材官騎士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邉郡行障塞有司以羽檄徵發各因其地此郡縣之兵之實也彼役於官而食於民見謂爲兵者非少也胡不以漢制律之也唐李抱眞守懷州遍籍人戸三丁擇一給以弓矢曹偶習射歲終大校第能否示賞責二年皆爲精兵此鄉鄙之民爲兵之效也彼民猶夫故也胡不以抱眞之法施之也夫寇始發而調且募也猶可委也今數載於兹矣三年爲國遂使知方七年敎民可俾卽戎賢聖所作爲可不深思而勉効之乎應調之兵非我族類惟思于賞而蹈利應募之兵幸多無藉豈能安制而矜節縱橫睥睨僵良善以爲巳功稍逆其意則羣起噪呼比遣之歸則四分鹵掠視薊鎭調兵之害爲尤甚矣乃泄泄焉玩志於蓄艾之圖託言於采薇之役獨何心哉是故南北勢殊而練兵爲要一也愚跧伏草野竊聞

聖天子明燭萬里而心周乎四海屢屢詔旨切責督撫諸臣念此至熟也諸臣圖方畧奉奔走而厥效未覩毋乃去弊而責成者不核其實耶夫練兵於北將帥事也練兵於南守令事也制之以督撫監之以憲臣請

上之賞罰而鼓舞其下之心志者也自練兵之

議行以殊能顯績而蒙不次之賞以無能僨事而加不測之罰者誰耶有之而弗能辨愚也匿焉而弗以聞罔也其咎有攸歸矣古者推轂閫外則閫外之事聽其便宜今之待將帥者輕矣有投石超距之士而無以優之有鞭扶貫耳之法而不敢施之奈何欲結其心而作其氣也古者保障一方則一方之賦聽其出入今之待守令者輕矣有父兄子弟之懷而無以恤之有身臂指使之勢而無以制之奈何欲習其教而遂其志也夫使將帥守令而不可任也則是不擇而用之者之過也既擇其可用之才而慭其得爲之具所謂縶騏驥之足縛孟賁之手者也是故賞罰嚴於上事權重於下而後核實之令可行也夫核實者練兵之要也其在於北調兵漸掣不必言矣而主兵之練也必稽影射革占役禁挑選復逋逃務期充伍而足用焉若邊墻工役卒歲勤勞文吏詰查經時漁擾生計朘於公費口食縮於私求凡此致弊之端實去之可也其在於南官兵宜訓不必言矣而鄉兵之練也必嚴里甲明部隊招逃匿時巡行務俾適均而各守焉若繫名公府遂煩應役委權胥史緣以爲奸農業廢於蒐田家殖棄於調遣凡此致弊之端實去之可也夫北地禦虜火器最捷而東南制寇短兵爲

宜武經載火攻之篇光弼創礮飛之制鼂錯條服習之利唐宗耀劒舞之長皆核實以濟用者也今將帥亦知火器之捷也每當視閱傭工以應已而置之矣守令演武莫不肅隊而趨持矛而舞佯呼羣鬨若將爲娛者曾何裨於用哉是故實心以練則其技方精而其用可濟也雖然猶未也執事欲聞究極根本之論愚也戇請遂畢其說可乎薊鎮練兵之未效也諸臣憚於振厲而樂於因循倚客兵以充扞禦薄主兵以供役使其心固日夜跂徙官而釋負也東南財賦地也軍興費鉅匪調募無以逞乾沒之能而盈谿壑之欲也嗟乎不實心以體國而私便其身圖將何所利賴耶　主上神聖向者罷邊帥之不武　天威也　遣部臣給餉於北而下　詔減稅於東南　天恩也此忠臣志士所爲銳意殫力捐軀報國之秋也夫薊鎮有備則延固宣遼兵可無調西北以寧而東南經理得宜天下皆晝無虞矣是故因機以應變量地以制宜當事者之責也戰國時蘇秦說六國漢韓信計三秦賈誼料諸侯至其言卒驗若持左劵而取質也執事慨迂儒不達時宜而姑引此三人者發其端固以俊傑望諸生諸生章句豎子耳何足以辱明問聊述所聞備採擇焉

人物 豪傑　嘉靖乙丑會試

問碕曲之士難與立功利巧之人難與任事自古濟天下之務者固非豪傑不能也乃豪傑所爲則有甚可疑者如周公佐周不免東征之舉孔子相魯先行兩觀之事何乃遠人情若是歟此聖人事吾不敢議後代乃有天下甫定而即爲治未央者有幸君討逆而先試以左右袒者有身處爲朝至與嬖倖博陸者有叛卒投虜報至弗答且以爲吾固遺之者夫數子者皆當時所謂豪傑也而所爲若是矜盖有疑之者焉然卒以濟事而天下賴之豈倖成歟抑豪傑所見自有異乎人者歟傳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臻厥成焉固可自表著矣不知黎民懼焉之際果何以用之歟且未用之先靡所嘗試或有假之者焉抑何以辨歟夫今茲之舉誠願得豪傑爲世用也諸士無有因而自見者乎其各以意對無徒[illegible]説爲也

夫豪傑之士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者以心爲主以才爲

用而無與乎形迹之間者也豪傑何心也忠可貫金石誠可質神明大周弗容虛罔弗受無欲而恒淸無著而恒平斯豪傑之心也其才何才也明足以察治忽之幾斷足以剖糾結之惑强足以勝艱大之任權足以酌變通之宜容足以藏機敏足以應卒斯豪傑之才也若夫人有所爲者吾弗敢違人未有所爲者吾弗敢起言欲人皆聞也而使不吾疑事欲人皆見也而使不吾議名之所繫則周旋而不舍嫌之所在則遠避而不居斯世所謂形迹者也嗟乎事各有迹亦各有情使情之於迹若符節之相合則事可直行心得徑遂夫人而能之矣奚俟豪傑爲也惟夫正變同塗大翕張殊用或類之而非或不類而是或逆而實順或益而實損或就之而適以背或避之而適以招猶之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其理難以執也吾得其是而人謂非吾得其可而人謂否語之則機露而僨事不以語之則事秘而叢疑有可見有弗可見其意難以明也先合後違則有譽而無成孰與先違後合有成而無譽事起後救則人有其功已有其患孰與使事不起則無其患寧無其功或爲之而不以爲或不爲而乃以爲作事在此取效在彼有既事而始可知者焉有當時不知後世乃知者焉有終古而卒無有

知之者焉其實難以究也若此者可爲常人言乎豈惟常人雖有其心苟無其才則亦無以破拘攣之見必且膠固而不移雖有其才苟無其心則亦無以黜顧忌之私必且遷就而無定故必心以主才不役於才才以從心克副其心然後可以時羸時縮隨詘隨伸歷百折而不回濟萬變而不匱者也若昔周公聖人也其相成王制禮樂所可知者乃管蔡懿親也而東征之舉曾不少貸此豈人之所能爲亦豈所肯爲者而周公則爲之孔子聖人也其攝相事强公弱私所可知者也乃少正卯聞人也而兩觀之事曾不後時此豈人之所能爲亦豈所肯爲者而孔子則爲之蓋大義攸重無寧滅親大僞是除無寧拂衆安有所圖於國故不計其身之危化有所要於終故不恤其始之謗此大聖之作爲眞萬世之師表也而後代諸賢如何如勃如傑如瑋又何足以辱明問哉雖然事變無窮而周孔不常有如必周孔而後可將天下之事終無濟乎則四子者固亦一時之傑胡可少也請各爲之明其意炎祚肇興鄒侯佐命非與民休息時歟乃卽爲之治未央極其壯麗非無說也夫帝居所必建也若草創於今必且改拓於後若田賦旣定而取以爲用必且貫怨于民況自我爲則用半而功倍

自後人爲則用倍而功半故當財無定主之時而爲一勞永佚之舉是百世之利也而誰則識之諸呂事露太尉率軍討之非明義正法時歟乃先試以袒而後舉事非無說也夫諸軍通呂久矣事露且皆自懼而吾乃與之舉事則或有他虞故特開以左袒之路使皆以爲劉之迹自見吾於是遂因其迹而信之而其心當自安蓋不惟誅呂可以濟事而反側亦已帖然矣是戢亂之智也而誰則識之狄仁傑爲相時二張亂政宜有以制之矣乃非惟無以制也而至與之博陸者豈無除惡之志歟意固以爲幾未協也幾未協而遽動殆也有謀人之心而使之知拙也是故不虞其人而亦使之不虞乎我迨唐社既還僞僭無據而廡下之事付諸張桓等矣是其弗制乃所以制也曹瑋鎮秦州時叛卒數十投虜中宜有以處之矣乃非惟無以處也報至弗答且以爲吾固遣之者豈無討賊之義歟意固以爲彼方未合也使我疑則彼信是堅其合也使我信則彼疑是假手也是故以疑爲信而使之以信爲疑暨偵卒歸報虜果盡殄其人而邊境迄無事是其弗處乃所以處也若此者皆其有確然自信之衷有超然獨運之畧見本而知末故計出必審覩指而識歸故機發必中名不必有諸已斯

能就天下之實樂不必享諸巳斯能袪天下之憂是故以費爲省以奇爲正以禍爲福以敗爲功當時籍其休而不見後世受其庇而不知者也傳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玆四子者豈不亦近之乎向使其循襲故常假託標表徒較計於形迹之末則吾據其易而以難遺於君吾潔其躬而以患貽於國固非志士之所忍爲貞臣之所屑就者也雖然形迹固非豪傑之事天下亦不可以形迹論之夫盗者多富而富者未必盗廉者多貧而貧者未必廉是故降不可假而章子以降勝秦則取其勝秦可也誕不可爲而弦高以誕存鄭則取其存鄭可也如不察其深而徒執其淺不要諸後而遽斷於初洗垢索其瘢痕吹毛求其疵纇則雖謂何導後可也謂勃觀望可也謂傑依阿可也謂瑋縱寇可也計方立而已奪其成事未集而先與其敗心於何白才於何施雖在四子且不能自免于國事奚賴焉豈惟四子向使流言方熾而公旦遽棄於周麛裘且謡而尼父遂擯於魯則雖大聖亦束手遜避之不暇而赤舄碩膚之歌衮衣章甫之誦亦惡得而有之蓋昔樂羊爲將謗書盈篋而文侯不行故有中山之

功管仲賤辱俘囚耳鮑叔知而薦之卒定覇齊之業是故才哲之在世也上焉知其人則必任之而不貳否則智者謀之愚者得而亂之賢者爲之不肖者得而褻之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欲收其効弗可得也下焉知其人則必相助以圖終否則無功不得民既以無功不得民議之有功得民又以有功得民議之未傳而先咻方樹而已拔欲收其効弗可得也然則豪傑之士所以能成天下之務也者豈非天下亦有以成之而然哉雖然豪傑亦難言矣孔子曰惡莠之亂苗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若乃不疾而呻無慼而嘅譏時好訐

不務成事可謂忠歟內藏險側外示洵直徼以小信行其大詐可謂誠歟庱惡畜奸務爲兼納以相比周可謂大歟道聽塗說罔所決擇可謂虛歟惡衣朴躬不受簞豆言不以爲邀名語不以爲激利可謂無欲歟梯突脂韋務持兩端莫肯先事可謂無著歟勦襲往跡虛論高議矜餙慧辯不當事情可謂明歟寡謀好決不設叅伍强所不知違衆獨是可謂斷歟無遜以爲勇不顧以爲敢構隙長爭以爲効力可謂强歟舞智拂經任術棄法可謂權歟峻設城府隱情匿端莫可方物可謂密歟戇而寡思喜動銳進不計失得以國事爲嘗可謂敏歟儇

詗滑澤翻覆閃倏出入異言進退爲巧越法禁以爲通
裂行檢以爲達可謂不狥形迹歟故豪傑上也非豪傑
而安志守舊中也用其才於不善下也不善矣而托之
乎善假豪傑之似以聦時俗亂名實下之下也而下之
下者恒取類乎上是故不可弗辨也人有得燕石者藏
以爲玉或告之曰此燕石非玉也棄之他日見玉則以
爲燕石也有聞鬻朴者慕以爲璞或告之曰彼朴非璞
也已之他日聞鬻璞則以爲朴也何者似故也故良工
之目不可欺以玉石良賈之耳不可亂以朴璞匪耳目
也神識在心獨見獨聞難以語人者也斯又傑之傑也

經權

嘉靖乙丑會試

問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則是權者聖人之事而學聖人者所當知也自今言之權固一物也而以之言道何取義歟且聖人直言權耳後儒乃以經權並稱果一事歟抑二事歟彼反經合道之說其謬固不足辯獨謂常則守經而變則行權然歟否歟夫權以達變固也至於居常之時其人倫物理雖至纖細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然所以各當其則而無過不及之差者果孰使之然歟且善用權者莫若孔子今觀其動靜語默孰非權者果何分於常變歟程子謂權即是經是矣而朱子則云經權亦當有辨果孰爲定論歟乃世又有所謂權詐權術者其爲害甚大亦可謂之權歟夫權信難言然聖人之權既所當求非聖人之權又所當擇則不可以無言也諸生誦法孔子或有得其說者焉其明著於篇用觀所見

學聖人者必知其道之所在而求以至焉可也譬則射

然儀的在前躍如而有見也於是運其巧力則有能中者矣苟儀的之不知而漫焉以射則用力愈多而去儀的也愈遠苟知之而力弗至猶弗知也夫學亦有儀的焉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也者圓而通者也是聖人之事而學之儀的也聖人圓而學聖人者以方始而方可也終而愈方焉則遂失其圓也聖人通而學聖人者以一隅始而一隅可也終而止一隅焉則遂失其通也夫學不至於聖人非成也不能權非聖人也非圓非通不可以與權也而不知所以求不求所以至非學也請先言

權之義夫權者何也稱錘也稱之爲物有權有衡也者爲銖爲兩爲斤爲鈞爲石其體無弗具也然不能自爲用也權也者銖則爲之銖兩則爲之兩斤則爲之斤鈞則爲之鈞石則爲之石往來取中至於千億而不窮其用無弗周也然必有衡而後可用也故謂衡卽是權權卽是衡不可也然使衡離於權權離於衡亦不可也蓋衡以權爲用權非用於衡無所用之分之則二物而合之則一事也故有言衡而不言權焉如曰律度量衡是也然而權在其中也有言權而不言衡者焉如曰權然後知輕重是也然而衡在其中也何者二物而一事

者也夫權也者旣以輕重言則是無常變無巨微而無不爲之低昂者也非謂不得已始用之而得已可不用也一時無權必不得其正也非謂鈞石始用之而銖兩可不用也一物無權必不得其正也斯權之義也知權則知聖人矣夫聖人之所以用權者何也試觀之易夫奇之爲陽偶之爲陰陽以健施陰以順受人所知也然陽或變而之陰陰或化而之陽剛或摧而爲柔柔或往而從剛其理不可定也是故事以位異則易事以當位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聖人以此神明其德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亹亹者也故曰巽以行權奈何後儒之不達也於是有反經合道之說夫物各有則經之謂也稱物而使當其則權之謂也聖人言權不言經非遺之也言權而經在其中也聖人以權行經而漢儒以權反經其謬無足辯也獨謂處常則守經遇變則行權而其說至今因之信斯言也是經權之異用也故程子曰權卽是經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雖然經也者立本者也猶之衡也權也者趨時者也經以權爲用權非用於經無所用之者也故謂權不離經也則可而曰權卽是經是曰權卽是衡也此朱子所以又有經權亦當有辯之

說也但猶謂權爲處變之物故引孟子嫂溺援之以手爲證夫嫂溺援之以手權之易見者故直謂之權也若夫男女受授不親禮也而亦非離權也何則人之受授未有不親者也而獨男女則不親焉何也嫌也不嫌則授受親嫌則受授不親非權而何是禮之正者亦由權而正也而曰權而得中是爲禮也是徒以權之得中者爲禮而不以禮之得中者爲權乃似又猶有遺說也故程則言其一事然而非一物也朱則言其二物然而非二事也以盡其義合二子而後可者也斯義不明而世之言權者大抵皆稱古人不得已之事如舜不告而娶之類夫不得已而爲之處者易見者也權固也然而天下之事豈皆不得已而後爲處者乎其日用彝倫之際雖至纖至細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使非權以稱之果能各中其則而無太過不及之差乎否也則安可謂變則用權而常則可不用也且權之說出諸孔子請卽以孔子論其墮三都誅侏儒權也處其變固也若夫可仕而仕可止而止可久而久可速而速非權乎不然將無有可仕而止可久而速者乎此猶其大者也若夫入而鞠躬出而與與上而誾誾下而侃侃非權乎不然將無有當鞠躬而與與當與與而侃侃者乎此猶可指言

者也其曰無意無必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時無處無非權也是日用而飲食者也由是觀之權之爲用常耶變耶無不有者耶固可得而識也而世之君子徒曰權者濟一時之急非悠久之用居常無事則置諸空虛之地遂使聖人大中至正之極旁行順應之方虛靈洞達之機精邃淵微之旨晦塞不明於是大道隱曲學興膠柱一偏之說守株一節之行東嚮望不見西墻南嚮望不見北方而不知其合之圓也從箕子者以比干爲愚從伯夷者以下惠爲褻而不知其會之通也雖稱有道術者亦不過下守局士之軌非不爲貞然不免於諒也非不爲禮爲義然不免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差之千里謬以無算而大人之事不復見於天下矣雖然權可易言哉察之幽渺定之纖忽非至明弗能也爲一爲兩叅伍錯綜非至辨弗能也觸幾而應倏彼倏此非至熟弗能也效越人游者殘其軀代大匠斲者傷其手是可與下學道乎然越人之游不可效也而遂謂世無越人不可也大匠之斲不可代也而遂謂世無大匠不可也適道難於學非謂學可不適道也立難於適道非謂適道可不立也權難於立非謂立可無權也夫學至於立可不謂有得歟然

而成心未化終有翳於鑑空圭角尚存終有礙於圜轉明非先物何以制變於未形智不通方何以當機於猝至以之行已則精義之用窒以之經世則彌綸之道乖聖人之德業謂若是乎哉是故不可以無權也夫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權之至也誠之者明善而誠身者也所以求為聖人也明善貴乎虛心心虛則理融理融則識達誠身在於克己己克則氣順氣順則德弘求之以問學練之以事行會之以深思涵之以積養查滓既融自圓自通繇是為仁義之宰攝為禮樂之宗正無不可矣化不可為始諸可為神不可知始諸可知惟所適者正而不已其功未有不幾者也雖然權亦不同焉有用之於謀也者則為權謀有用之於術也者則為權術彼其竊變通之似以濟其揣摩之私而兢逐於功利之間則能使天下多事故有惡於權也雖然弓矢戈矛天下之利器也良民以之禦寇而奸民以之為寇苟徒以良民之禦寇也而遂縱於奸民可乎苟徒以奸民之為寇也而遂禁於良民可乎顧視所用何如耳奸民之權既任之而不知擇聖人之權又畏之而不敢求是常使禦寇無具而為寇有資也是故天下鮮通儒而竊之者則肆矣孟子云所惡於智者為其鑿

也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夫所惡於權者爲
其鑿也如權者皆出乎所學之正則權亦大矣是則可
與語權也已矣

錢鹽 嘉靖乙丑會試

問山澤之儲民生之利用存焉自太公立圜法以權
百貨之中管仲煑東海以佐一匡之業而後世之
言鹽筴錢幣者宗之要以經制阜民通利上下法
之不可以已也漢唐而下其制盍益密矣以言鹽
筴則有官煑之法有募民煑之法有官自貨而總其
利之法有召商入貨中引之法是孰爲適宜歟以
言錢幣則有兩銖四銖八銖之異其品赤仄比輪
公式之異其名當五當十當千之異其用是孰爲
折衷歟我 朝參酌往古設鹽運司鹽課司以權
鹽筴設寶源局以鑄錢幣制易而不煩法信而可
守視歷代最稱善矣廼邇者淮鹺底滯邊餉告詘
制錢沮塞市闤生疑若是者何故說者謂工本之
鹽增則正課壅私鑄之錢盛則制寶消其果然歟
停工本斷私鑄果可使泉貨阜通公私兼濟歟且
鑄錢利重而私鑄則其奸微故察之爲難工本之
增度支專爲足邊計也茲而損之將安所取盈歟
夫授握算而不知縱横非適用之器也多士於茲
二者諒有成畫試爲我陳之

經國之道莫先於慎法法者國與民之所同依也國依於法則令重而體尊民依於法則觀聽不惑有所恃以殖其業而鼓舞不倦甚矣法之不可以不慎也故立法者必慎爲經久之規而務在法之可常行法者必慎爲通變之權而務不失乎立法之意猶之持衡然鈞鎰銖兩截然不可以毫釐假也至其一低一昂一進一退趣物制平因變濟務則權之用歸焉耳今夫鹽筴之權也錢幣之興也先王所以阜國足民兼利上下之大經也唯操之而不得其權焉斯其弊有不可勝原者矣葢利與義相爲出入者也經國者導利布民期於兼濟義莫

大焉夫苟見小利而輒易軌焉求法之通行而無害不可得也則今日之鹽法是巳利與害互爲輕重者也經國者導源塞隙守於畫一利莫大焉若見小害而輒自沮焉求法之必行而民信不可得也則今日之錢法是巳愚嘗通覽古今之故錯綜利害之端而有以得致弊之原與夫捄弊之要矣且鹽筴何昉乎昉于管仲相齊伐菹薪煑海以啓富疆之基也嗣後元狩脩其術而禁榷遂與古今相爲終始其亭煎之制給予之宜法禁之張弛公私之利弊代有變矣求其適時之宜大有裨司農之經費者吾唯取夫唐之募商給引宋之入粟實邊

之二法者焉錢幣何始乎始于太公佐周立九府圜法
以通泉貨之用也迨于周景更其制而後世遂各因時
之利病以為興廢其名品之異制用之殊輕重之相懸
貞贗之相錯代有變矣求其折貨之衷雖時有廢興而
不改者吾唯取夫漢五銖唐開元之二錢者焉夫自太
公管仲而來上下數千年矣而法之可稱述者僅僅若
此法之善誠難矣而持法者不可不慎察也我　朝于
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司各有定
額行鹽各有分地而淮浙齊晉之課專給邊餉募商輸
芻粟塞垣領引守支蓋倣唐宋之意而規制為益善矣

然就各運司而論兩淮之課居其十七是以九邊之仰
給尤重夫何邇年以來鹽務積滯邊廪告虛使二百年
通濟之法一旦廢格牴牾交敝於中外是惡可不深求
其故耶蓋鹽雖斯民無日可缺要不過食味之一耳管
夷吾計口算賦逮于吾子苛矣然必有是口乃算是賦
非漫加也異日者淮鹽額課不過七十萬引有奇已爾
追承平寖久而生齒繁于是每引以餘鹽副之蓋實計
一百四十萬有奇矣正課遵舊制入粟關塞以實邊儲
餘鹽權時宜入鏹運司以解內帑竈無贏積國有倍利
法至善也頃歲額派之外復加以工本鹽三十五萬引

亦以餘鹽副之準　國初課額固已三倍之矣而羨鹽之割沒不與也夫行貨之地未嘗加闢食鹽之口豈能驟倍鹽驟增則壅而不售壅而不售二歲必有一歲積引矣行之十年則有五歲之積而引不勝滯矣引滯則商本虧本虧則不樂輸邊轉而營他利矣籌邊者以開中之無人也必下其估雖下其估而猶有不至焉此邊供之所以益詘也此上下俱困術也夫鹺司之給邊者凡四獨淮利稱饒故兩浙山東長蘆必兩淮帯派而後可逋也淮鹽滯則此三方者均病矣是使　國家全不獲煮海利也然則工本之設增正課乎損正課乎其效可覩矣而可不求所以通變之耶我　朝錢法自　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混一之後又鑄洪武通寶迨　成祖　宣宗　孝宗各鑄通寶而冠以年號焉其制一準五銖開元之度與歷代制錢相兼行使令至便也私鑄之科處以極典而又懸發覺之賞格購之法至嚴也是以利孔不分民聽不惑財貨流通而上下俱利矣夫何邇年以來擅巧者工趨利作奸者輕犯法盜鑄雲興鉛錫殽雜幾于綖環鵝眼矣我　皇上赫然出令悉索浮僞之弊而剗絕之鑄嘉靖通寶以復　祖宗之舊典與天下更始使數十年沿習之陋廓然大清不啻

快矣迺眞工大奸復擬而私鑄之紛紛然與制錢競流於都市此不可耐也昔漢令郡國鑄五銖錢吏民之坐盜鑄金者衆矣而不能半天下大抵皆鑄金錢矣後罷郡國鑄錢專其事上林三官而盜鑄遂尠以勢重而威行也今自寶源局而外造鑄者南京寶慶巳爾環京師而邑者鎔冶之爐相望也此其無忌憚之尤也漢第五倫一督鑄錢椽耳領長安市而市遂無姦巧矧今法令詳密百司具職局有督視之長市有徼巡之吏而使僞錢不惟公行閭閻且旁緣爲百司俸入焉而司課不察也此有司不能奉法之過也而非錢之不可鑄也因而廢之是使盜鑄者操其柄而官爲作止也非所以任長利而杜深奸也而可不思所以振厲之乎是故興廢有道視時之屈伸而已取予有方視勢之向背而已贏縮有宜視機之緩急而已故今欲捄鹽法之弊莫若復舊額去工本欲理錢法之弊莫若復公冶禁私鑄夫工本之爲鹽法害也有識固豫言之而人莫之省也今其敢端見矣所以隱忍而不除者以各邊歲例非此無以足其額也而不審其有虛額而無實惠也豈惟無之且並開中之額而失之矣其爲患不細也故無工本則引不壅引不壅則鹽利通矣利通則商不困商不困則樂於

報納矣商樂報納則芻粟叢起而邊備饒矣時估不下侵而倍有獲矣一舉而四利集焉歲例雖如數省之可也必不可省則此工本之增無幾時也前此必有所以給之者獨不可考其原乎此所謂不以小利貽大害也先王錢幣之興將以利民而非以自利也然國計不給則亦取贏焉當今經費廣而蓄積詘也康俗濟用將冶鑄有小補焉而何可廢也故莫若復公鑄復公鑄之法在於銅美而工精使私鑄不能擬然其費鉅矣本息不相權由無利也其要在於斂銅不下布宜令郡國俾民得以銅贖罪有貨銅者官以罰鍰易之抵歲解額焉則

銅必上湊矣禁私鑄之法在於收偽錢葢制錢之初與也司市者不稽使偽錢得入焉民家有而戶用之非一日矣卒然斷之則奪民之業而駭且怨彼豪黠者且日蓄而伺禁之弛也宜令民以私錢首者除罪仍以官錢一當三酬之其以車畜販載偽錢者沒其貨不宥則私鑄無所售必可絕矣私鑄絕則公錢當益布此所謂不以小害妨大利也嗟夫財用之在世猶水之在地中也立法者濬其源者也行法者導其流者也水之所以得其性也引而極之則源竭壅而激之則衡溢而奔放而水之害大矣是故治水不可不慎也順其性而已矣制

法不可不慎也審其權而已矣權豈易言哉聖人所以經物宜御人情之大端也是在司　國計者審之而愚生何足與知焉

樂律

隆慶丁卯應天

問厈氣成物助流政教昭德象功樂之爲用莫大焉英莖之制美哉邈矣術家制尺較黍之類言近繁瑣姑舉其大者評之宋儒有言寓器以聲當求之聲而不當求之器者有言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者可指而言與黃鍾之長九寸其說何所昉與其損益相生可得聞與其果然與又有謂黃鍾爲三寸九分者亦有所本與其損益相生之論視黃鍾九寸者同與否與其清濁之辨多少之數果孰爲當與彼作爲通解鍾律律呂新書者其中亦有相發明者與在昔有得牛鐸而知爲黃鍾之宮得玉磬而識爲黃鍾之缺者豈以　明盛之世而顧無神解其人乎此固主司者所欲聞也

有作樂之本有作樂之具何謂本叅之造化發之性情達之倫理驗之風俗以還隆古之盛治者是也何謂具

長短之辨多少之差清濁之判高下之節以求太音之希聲者是也明於其本矣而不審於其具吾見音韻之難諧也規度之未備也太和雖存何以成導和之用至順雖協何以收達順之功哉世之論樂者往往究心於中和之理致詳於神化之精而於鍾律諸家之說漫置之不辨曰此器數之小也此節目之微也聽其言非不美矣大矣而實則不然夫金石不調后夔無以施其智律呂不具師曠無所寄其聰故雖聖如仲尼賢如季札使非樂聲之親接於耳何以學之而忘味聆之而審音邪昔漢有制氏世掌樂官然但能紀其音律而不能言其義君子固深惜之自漢以後通經學古之士類能因文以求其義而音律之製載籍亡傳則知之者蓋鮮矣是以爲論愈多爲法愈淆雖以和峴胡瑗司馬光范鎮諸賢亦不能以相一也況其他乎古稱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彼議樂者何獨不然在宋徐復氏有言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求其器其可用乎此言制律當先審音也朱子曰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此言審音當先求諸黃鍾也世爲黃鍾之說者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各因而三之上生者益一

分下生者損一分自是朱子因之以爲清濁之辨曰五聲之序宫最大而獨濁羽最細而獨清商之大次宫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見於通解鍾律者然也是司馬遷之說也蔡氏因之以爲多少之辨曰黄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見於律吕新書者然也是亦司馬遷之說也按戴記宫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而貴賤因以判焉信如朱子之言也則是濁者貴而清者賤乎按易傳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以

至於萬所謂太極也信如蔡氏之言也則是多者貴而少者賤乎愚生於此盖不能無疑矣且以黄鍾九寸上下相生互爲損益者算之其增減之數少自二分多至於四寸三分差池不齊夫律曆一道也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釐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況陽氣自冬至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擬之數而不齊

求其說而不得於是有半律子聲之議出焉委曲以相符變遷以相就其辨雖工恐非造化自然之妙也愚嘗求之諸書於通鑑外紀得劉恕之言焉曰黃帝命伶倫造律呂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於隋志得長孫無忌之言焉曰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近世儒家因取是說以爲元聲而以次推之升陽漸益至於蕤賓得九寸歸陽漸損至於黃鍾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言之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之雖未必果有得於天地之元聲然其措意也勤用心也密矣徒以異於先儒之說也并劉恕長孫無忌之言舉不之信焉不知君子之論惟其理而已求之理未必是也雖言之出於聖賢不敢以苟同也求之理未必非也雖言之不出於聖賢不敢以爲異也今姑就劉恕長孫無忌所謂三寸九分者算之由黃鍾至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大簇由大簇至夾鍾由夾鍾至姑洗由姑洗至仲呂由仲呂至蕤賓並增九分由蕤賓至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由夷則至南呂由南呂至無射由無射至應鍾由應鍾復至黃鍾並減九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

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强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驗之清濁焉則黃鍾極清者也大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者也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極則以漸而清轉爲黃鍾斯不亦清者貴而濁者賤乎驗之多少焉則宮聲極清者也黃鍾爲正宮其數極少故爲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爲臣民數多於臣故角爲民事多於民故徵爲事物多於事故羽爲物不亦少者貴而多者賤乎是故通於淸濁多少之辨明於貴賤尊卑之義而黃鍾之律可得而言矣然則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說非乎曰九寸者

蓋黃鍾之終益之極而爲蕤賓之管也非愚之私言也九寸黃鍾之變韋昭嘗言之矣非特韋昭言之也司馬遷亦曰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是遷亦未敢自以爲神而必有待於聖也朱子亦曰古聲既不可考姑存之以見聲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是朱子亦未敢自以爲知而必有俟於後也今試取所謂九寸與所謂三寸九分者並試之築室布灰以候其氣截竹爲管以求其聲而孰爲正也較之籥合以均其量實之秬黍以絫其度而孰爲準也然後以之比歌聲以之齊簫聲以之定十六聲其是其非必當有相形而

不可掩者故程子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有知音者舉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眞知言哉雖然所謂作樂之本者是天地之元聲也作樂之具者是天地之元數也元數者律呂長短損益之義雖難言也而夫人固可能也元聲者乃黃鍾律呂之原雖易言也而非聖人莫之能也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今世古制弗存明者則何述然而至樂之在天地間固不容以一日息也竊意　聖明之世必將有后夔者出焉神解於曠世之後以成鳳儀獸舞之化彼區區得牛鐸而知爲黃鍾之宮得玉磬而識爲黃鍾之缺如荀勗張文收者有益不足言已書生之見管[illegible]蠡測蓄疑於中久矣謹因明問而質之

時務

問學者明體貴適用適用貴濟時諸士學成而待用者也如或用爾則何以哉今 聖天子御極際中興之運執更化之權君子滿朝圖惟治理欲置民以安固有日不暇給者而議者猶以爲民未安也豈法制之初令行未遍民未受其賜與何天災之不常而水火盜賊之數數見也司農告匱 國用不克必取克於民乎且民何以自給也語曰開財源節財流莫民事爲急也無乃冗食者耗之與富與教兩者不相離今時士風所尚有害於農者否與治民者吏也今之吏治亦既振飭乃其弊猶有存而未杜何者爲最甚也夫政繁則民亂當必有易簡之道運於法制之外者茲於收人心弭天災足國儲脩兵政釐士習核吏治而使天下之民舉安願悉陳其實求其要歸以觀作用如何諸士其明以復我

隆慶丁卯應天

愚竊聞更化者莫病於重懲乎既往而不虞其遺後來

之患安民者莫病於過與以厚望而不察其藏不測之憂夫所語更化者何也傳曰更化善治譬諸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蓋法未有歲久不弊者一旦掃除其舊而與之以新天下之民延頸望治何其幸也顧前人之法不皆不善而今之法未有甚過於前舊弊未袪新患叢生令有所不行民無時休息譬諸調琴瑟者鼓之成聲可使人聽而甕缶箏髀雜進並奏則聽之者不知其爲美而且惑矣夫琴瑟以易人之聽乃致人之惑法制以令人之喜乃失人之望此其患甚切而其憂益以長不可不察也且今天下號極治矣　天子仁儉性成令

聞方昭公卿大夫百執事布列在位陳謀獻計者畢智之士也採議集事者竭忠之臣也愚生伏在南陬無所聽睹乃亦竊有聞方其　詔令初下鄉人父老扶杖往聽感極而涕何異漢詔之下山東唐令之下河朔也思慕德化幸見今日莫不說喜何啻恒饑之子之食大旱之苗之雨也乃後則日異矣又後則月異矣夫人之情望之過而實不至則怨生焉今時之民未怨也其勢則然耳愚生之見以爲安民莫如慎事更化莫如救患今天下民貧矣饑寒切身十人而九流亡轉徙十地而五疾痛㲹苦之狀啼號之聲不可聞且見也往者賦斂無

時費出不經奉行恐後士大夫扼腕而遊談者以爲非盡有司之過乃今則誰使之然也　詔許内供之[illegible]減矣而浸漁之弊數倍也　詔許加派之令止矣而科擾之弊滋甚也江南財賦之窟久困徵輸江北河流之衝積苦汜濫日望官庾嗸嗸待哺未之至也一旦司農告匱持斧之使四出遠邇小民聞者羣然嚙指而相視曰此何以爲也夫撫之則親親則安威之則懾懾則惑小民之常度也卽督償逋負諸路分部盡使職矣如必假之以權則天下之使在外秉憲者豈少耶官衆則出令者多權分則任事者鮮州郡趨承昏夜靡遑坊里供具

膏血盡竭傳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馬窮則佚此善諭也故民不可擾也民擾則不寧居不寧居則失其故業漢文帝時最號富庶乃進言者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夫農者天下之本也粢盛之所出財用之所殖禮義之所由生也今之時國無陳積家鮮葢藏不逮漢遠甚農之所穫歲入幾何父母妻孥未飽惟正之供不給而乃以食無用之兵往者東南用兵以爲官兵不足恃呼市人而集之軍未諳行征坐享餼食兵連數省耗糓無算昔人謂一人終歲之食積之可以餉千軍語重糓也今寇患異昔矣此兵非定設也呼而聚者可麾

而散也集而多者可分而少也乃諸路老弱疲羸之卒安所用之奪農家之口而歲給不休非計也夫一人在官則一夫不耕耕之者寡則食之者益不給漢人嘗有游食之禁矣可踵而行也然非徒如此也今之游食之輩視昔黃冠異流殆甚矣教化不與浮議日作人思以售其詐少藉氣力交通貴人片言肆口禍言隨至乃其文繡被體膏粱厭腹不藉耕耘之入而有阡陌之富此風之競日增月益非細故小害也夫人心未有不慕富而苦貧者乃游食之輩富而民貧也亦未有不喜逸而厭勞者乃游食之輩逸而農勞也則農何以勸也不勸農不能安民矣而又有健訟之習以壞其肢體而離其心則酷吏之爲也夫自古制爲官罰失檢於身者罰之輕流毒於民者罪之重蓋莫重於貪與酷兩者今時崇廉去貪奪其官且責之償貪吏亦稍稍懲艾矣而酷吏奮臂興曰不嚴刑不可以得名名之高利之厚也於是以多訟爲利而健訟者乘之故一事而追求累歲一詞而連及數十百人如穽斯設如羆斯入何其忍也夫十人被逮則十家不寧百人被逮則百家不寧百夫不耕矣百人被逮則百家不寧千夫不耕矣貪利民之入酷害民之耕貪破民之家酷戕民之命較度輕重酷之罪甚於貪也民焉得安而

又有以酷濟其貪者民又焉得安夫民天地所生非一日長育也國門萬里誰與控訴人將效尤害何底止以故上干天和陰陽謬盭莕聞都邑之境方春而霾入夏而旱淫雨無節禾黍一空至於漕渠之水禍遶左之火兆諸地告災累牘而至此皆民怨之所致也民猶水也橫流常以覆舟亦猶火也厝熖輙以自焚未有不安其生而能驅之用命喑之使默默不出口者也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是故患在明者憂在近其憂小患在隱者憂在遠其憂大今天下之民非可以賤視而輕慮也饑寒者未忍於自斃流亡者未歸也頃聞中原嘯聚之羣乘間竊發者有矣豐沛蕭碭之區去地數百里安知無斬竿揭木之流者出乎東南之寇氛未盡滅西北之戎甲不得解釋今弗圖異日廟堂之經營殆十百此也愚竊憂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故催科之政宜緩也救災恤患與民更生故賑給之惠宜亟也農時不可失故勸課之令宜勤也兵貴精不貴多故坐食之衆宜簡也誣善之人其詞游故游言不可倡也失刑則刑失死則死故健吏可誅也夫此六政者愚生執事問之所及而明其說小民欲言亦大都若此矣然其道主在行之以斷書曰惟克果斷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疑者功

之廢也斷者謀之決也往代賢臣善謀善斷協心共政無問彼已要在於成國是安民生爾今天下望治何亟也顧今甫出而求勝其說者更進一議明日又一議無少加損輒經旬月始播中外有司以爲未定之論且行且議而民乃惑也夫道旁作室三年不成路岐迴車千里坐失今時之政何以異於此哉若夫在上之人一注念于救民而執機要于其間天下固不難治也

經學　隆慶戊辰會試

問孔子刪遺經以垂訓明正學以淑人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之大本也在昔成周小史外史之所掌司徒樂正之所典經無異籍學無他岐周禮載之詳甚可稽而言歟坑焚之後諸書遞作百氏叢興甚有稱緯以四經援佛老以附儒者其謬妄舛錯無論已卽以世所崇信者評之三代以上書散佚者多矣乃或謂汲冢書爲周書夏小正爲夏書山墳氣墳形墳爲羲農黃帝書何所據歟儒於道最高而人之命儒也往往多妄兩漢書傳儒林唐書傳儒學宋史別傳儒林於道學之後何所見歟夫周夏之書與漢唐之儒此猶有易辯者乃三墳出五典之上而序書獨斷自唐虞宋儒多號爲聞道者史顧別之於道學此又何以說也先正方氏嘗謂辨書之法有三程子云今之學者有三弊其說可得聞歟夫後世之書多僞而儒多不純固矣乃有幷疑聖經而呰正學者然則窮經論學將何所折衷歟在稽古尚志者必有概於中也試究論之毋畧

經以載道而後世之書多僞也則聖人之經紊矣學以致道而後世之儒多雜也則聖人之學病矣夫僞書者依先王模古昔闖肆新奇使人易信而善失眞故曰紊經雜儒者引詭言持異說偏僻幽眇使人易溺而多害正故曰病學經不可使紊也是故惡夫僞也學不可使病也是故惡夫雜也若乃盡疑聖人之經而輕訾聖人之學則又豈知道者哉惟知道則可以齊世意指軌士習尚明教化而同風俗矣今夫道者原於天地備於聖人經學之所從出也昔者聖人之作經也樞紐造化陶冶性情綱紀政事宣達中和扶植名分垂恒久之至敎

洩神化之奧旨莫非道也其爲學也徹上下會精粗成終始該博約自致知格物至乎平天下一致也自灑掃應對至乎神化性命一貫也莫非道也道無二致故經無二教學無二術也自昔帝王樹風聲流顯號錫皇極而升大猷者曷嘗不表章經籍崇尚儒學乎考之成周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籍如此乎備也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司徒以德行道藝登賢教如此乎純也而異言有禁左道有誅防之如此乎嚴也故其黨庠術序之所傳布經生學士之所研究蓋終其身安而不遷焉是以國無異政家無殊俗人無枝言聖人

之經學燦然大明於天下噫何其盛也自秦人燔書坑儒使天下不睹聖人之遺籍不聞聖人之正指於是乎諸書遞作百氏叢興意義各殊軌轍益衆其甚者舍經而信讖緯之書去儒而從佛老之教聖人之道又何其厄也然讖緯之書以艱深隱澁之辭飾牽附鉤抉之術人固得以不經斥之如劉勰正緯之說是已佛老之教以謬悠荒僻之論隱虛無寂滅之旨人固得以異學闢之如韓愈原道之篇是已何者緯之於經不可以匹而佛老之於儒不可以混而一也則猶章章易辨者也乃天下固有僞而似眞雜而似正使人惑於似是之迹而忽於毫釐之差者則辨之甚難而不可以不辨也今夫姒氏平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此讎僞而假眞者也人有姓孔而謬字仲尼者服其服升其堂則仲尼也優孟學叔敖三日而見楚王王見之則叔敖也此名是而實非者也然則天下之僞書與所謂雜儒者視此奚異哉夫世傳汲冢書爲周書其言文武周公之際似矣然馘魔以億計則非仁人之師積穀以霸言則非王者之治其稱周書者僞也世傳夏小正爲夏書蓋取吾得夏時之言似矣然以爲令善則何以不如時解月令之全以爲書存則何以不列禹貢徧征之次

其稱夏書者僞也夫周夏之書猶後出也乃三墳書則左史所讀安國所稱宜爲有徵而足信者然太素太初之說則剽莊列之餘言圜丘封策之文則摭周漢之規制蓋是書之亡已久而後世僞爲之者也觀序書斷自唐虞而不及三皇非明證耶兩漢傳儒林無慮數十蓋彬彬盛矣然授書而懷青紫之慕稽古而誇車馬之榮他可知也則聲利雜之也唐傳儒學不下兩漢蓋增增衆矣然南郊建議而諂女后春宮侍讀而黨叔文他可知也則巧佞雜之也夫漢唐之儒不必論也乃宋儒林傳所載則服膺聖言究心吾道宜皆淳粹而可宗者然

以金華之學而不免乎傷巧之議以永康之學而猶涉於粗豪之習則得其性之所近而不自知其雜者也觀宋史別傳儒林而不係之道學非定論耶由是言之經亡而後天下有僞書僞書出而經益亡矣學絕而後天下多雜儒雜儒出而學益絕矣此道術分合之幾理學存亡之自胡可忽也然天下固多信而溺焉者何也爲其似也夫佶屈似深淺俚似質譎詭似奇剿襲似據能使誇者炫其博而不知游滛汗漫之無歸誕者樂其異而不知隱僻幽遐之匪實則僞之所以亂眞也局曲似忠信矯亢似廉潔泛濫似廣大清虛似高明能使惑者

任口耳而失精微辟者執意見而離道本則雜之所以害正也故君子任眞以袪僞崇正以黜雜不令似是者得參乎其間則窮經有要而論學者有準矣正學方氏之言曰辨僞書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眞僞無所眩矣茲其窮經不庶幾乎明道程子之言曰今之學者其弊有三或牽於訓詁或溺於詞章或流於異端惟知道者乃儒者之學也茲其論學不旣當乎故由方氏之說則可以契勘諸書而不迷於聖經由程子之說則可以評隲諸儒而不謬於聖學尚奚僞與雜之患

哉奈何世之不察也其僞之不能辨而幷以疑眞其雜之不能識而乃以詆正讀易者動謂什翼非仲尼之旨讀周禮者輒詆六官爲戰國之書歌哭一言而洛蜀之黨遽成誠正一疏而僞學之禁遂起吁亦誖甚矣夫噎者創食食終不可廢爲冦者挾弓矢弓矢卒不可禁也乃僞書之紊經雜儒之病學亦僞者雜者之罪耳經與學烏可罪哉嗟夫二帝三王之道載在六經傳自孔氏如日月之麗天而未嘗隱也如江河之行地而未嘗息也苟能察之精合之大而守之篤則經自我會而渾然一出於眞學自我明而粹然一歸於正天下無異道而

經學無異說矣一道德以同風俗有世道之責者可不加之意哉

宗藩

隆慶庚午順天

問古者衆建宗藩鎮撫王室所以固磐石之基爲萬世計也漢初大啓九國周亙三垂遂有末大不制之患及建推恩之策子弟莫不畢王矣乃諸侯無擅命之强大農無詔祿之費其制可得聞歟唐自貞觀中疏屬王者已降爲公其祿甚簡無庸論已及宋聚族而養之京師宋臣以爲冗費熙寧一詔費遂大省其何術以救弊歟 國家稽古定制封建諸王惇敘九族勝衣以上皆仰食縣官恩施甚渥已乃者 熙洽既久支庶日藩視洪武中不啻百倍竭天下之賦以奉之而常不給則祿將安出歟今賦歛非益輕而經費非寡也欲給之祿則國愈病欲議裁損而 宗室亦困甚矣其何以兩利而兼濟歟夫莫親於宗藩莫嚴於 祖訓計臣謀士蓋日夜籌之而莫得其便矣茲欲善推 聖祖之意曲體宗室之情何施而可諸士居常則習論議茲國事之至大而最急者故相與圖之有可以明親親之殺佐元元之急者毋泛毋諱俟持國論者采焉

執事以　宗藩日盛卹祿歲增圖所以明親親之殺而佐元元之急慮至遠也愚生亦深惟其難而竊圖其便矣夫衆建支庶以屏王室大業也食租衣稅世世勿絕大恩也載在　祖訓畫一而守之久矣今更制易法則有紛亂約束之譏以義斷恩則有別疏骨肉之罪恐而坐視則蠹耗愈甚卒有土崩之憂僅而補緝則苟幸旦夕不救衡決之禍故雖計臣謀士莫爲破盈庭之言而建必然之畫者難之也雖然釋今弗圖則後世之難且十百此矣請試言之漢初諸侯王置吏握兵同制天子其患在强大而不掉自武帝推恩分王則宗室子弟莫

不受地矣然王之庶子閒爲列侯侯之庶子絕無爵土有去而爲民者有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自是而後無諸侯王之患亦無養宗室之費其經制定也唐之末也帝裔王支流播民間其患在離渙而不屬自宋養之京師則五業之後騷然煩費矣其後辨親疏之等明甄序之法袒免以下不復賜名敦宗之院散居都邑故宋雖費於前而大省於後其救弊早也由是言之勢有所必極極則必通恩有所必窮窮則必殺茲非其明效大驗耶

高皇帝神武開基忠厚立國故利建宗子以疆　本

朝明惇睦之誼以先天下然是時宗室之衆無幾可按

籍而數也今熈洽二百餘年麟趾瓜瓞綿昌浩衍麗屬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奇以祿計之不下八九百萬設一傳再傳而後其生齒什倍其祿又當什倍此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窮也故欲竭天下之賦以奉宗室則國益病裁宗室之祿以紓國計則宗室亦益病何者今賦歛非減而積貯非盈也乃水旱爲災迄無寧歲諸邉轉餉未見休時財力亦甚詘矣加以宗室之祿日引月長則賦安得不竭而國安得不病語曰附枝大者賊本心此善喻也且宗室至貴倨也又非人人能謀生也今祿旣益微綱亦少寬業已困矣而有司奉行條例一切以法繩之令搖手觸禁資身無策則安所歸命也葢宗室亦極病已語曰饑寒切於人之肌膚欲其毋爲奸邪不可得也此非細故也故雖桑孔握籌晁賈挾策而圖今日之敝終不能兩利而兼得矣愚故曰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窮胡不引漢唐宋之事以觀之也夫揚湯止沸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子孫而守先人之廬至於棟折榱傾不得不撤而新之爲其將壓也今承

祖宗之業視國家之敝不思變通安全之則何異以梏撓沸以繩維傾乎愚以爲 祖訓至嚴而善推 聖祖之意則猶繼述也宗室至親而曲體宗室

之情則所以親親也何以言之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
他賜予甚盛不數歲而裁爲萬石又以民貧賦少給
代肅諸王僅五百石或千石耳夫莫富於海內莫親於
天子之子不加賦而奪之祿者以爲寧儉宗室而不可
以耗國計疲民力也　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材能者得
改官陞轉如銓選法夫旣富貴之矣猶不絕其仕進者
所以興其善行而消其怙侈使外有親賢之重而內有
亡費之利也然則　聖祖之意可推也人情孰不欲生
全而惡危亡趨富厚而逃貧困然令予之虛名而奪之
實惠則三尺童子不願有矣曩者宗室獻議有請試官

自效者有請力田自給者夫田農至拙業也簿書之吏
至詘體也猶願爲之彼擁有爵之虛名而棄資生之實
惠其情固弗樂也然則宗室之情其當議者有三以正
倫分則封爵當議以廣德厚則禁例當議以節浮冗則
恩數當議何者天下之法未有莫爲之限制而能世世
無弊者也古者五世祖免六世而親屬絕至於祖宗之
廟猶限之以七世親盡而迭毀今已絕之屬猶儕於五
服之親則無等也忍於親盡之祖而不忍於親盡之子
孫則舛也誠宜按諸屬籍別其世次而爲之限制如
親王世及矣其次封郡王者可限也郡王世襲矣其次

封鎮國將軍者可限也諸將軍中尉以嫡相繼矣其一子降封之外可已也奉國中尉一子得襲矣其世世承襲之例可已也大抵以位尊卑爲之多寡以世親踈爲之隆殺其不得封者皆如漢列侯庶子之法則坐食可益省而詔祿可繼此封爵之當議者也古者公族得仕於朝非絕之也庶民之家得占田治生非禁之也今宗室特以例見疑是以賢愚同滯而人無聊生矣既限以封爵則絕封之始宜人予之貲賦之閒田以爲永業令家自爲養而盡弛出城諸禁其材者得應舉試外官如常法或懼其縱也則如蘇轍所謂臨以按察持以寮吏

威以刑禁使不材者不至害民賢者有以自效顧不可乎此禁例之當議者也且夫禮所以爲節而法所以爲懲今疏庶人有給已猶無罪也已罪黜而猶給之與詔祿無別非所以爲懲也自郡主至鄉君有祿已猶同姓也至諸儀賓得聯姻王室貴重矣其祿不省非所以爲節也愚以爲諸降庶人者宜皆與絕封庶人同法郡主視郡王之限縣主以下視將軍中尉之限祿皆半給餘皆量給婚資則恩澤不至冒濫費必大省此恩數之當議者也如是則可以清蠹耗之原紓待哺之困上無失

聖祖之至意而下能通乎宗室之情大較若此矣然

愚聞之救弊者必反其始更化者必慮其終今封爵限矣得無有怨望而羣譁者乎禁例疏矣得無有恣睢而爲暴者乎恩數節矣得無有顛連而失所者乎則愚又以爲盈縮之議在下而操縱之機在上惟　聖天子獨安危之故慨繼述之圖毅然獨斷而力行之示　諸王以大義不得不通之法則必有河間東平之賢奉宣德意而深樂其便者何至於羣譁有爵者制之於王國絕封者治之以有司何患乎爲暴且齊民非廩於官而固有比於封君者宗室而有永業世世無有所與設　天子不忘恩厚舉古賜民粟帛之令以間恤之何憂乎失所較之歲祿不給而羣辱有司犯禁而不止救死而不贍者利害相百也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至於勢不可復及恩無所復施則其害不獨宗室且移之社稷矣故爲之於可爲則易爲之於不可爲則難今　天子仁明英斷釐弊剔蠹以興至理賢公卿能矢謨陳力爲國家任大事以圖大功則何有於草野之言哉姑以復明問云爾

六經　隆慶庚午山西

問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蓋昭昭如日焉自楊雄王通氏始爲法言中說以擬論語而雄復著太玄以準易通續六經君子非之以爲僭然宋之諸儒亦有太極圖通書定性皇極西銘等篇彼盡黜漢儒而自精醇其語寧無意於續也然易繫有非夫子所撰者乾坤多餘章而毛詩雜淫風周禮缺冬官而大學缺格致禮記雜出漢儒之手春秋如公穀各泥其師說說未有定不知雄通輩何以不敢討定而敢於續也今論者往往有異議如謂冬官格致本不缺大學周易有古本之類其說可盡舉而折衷之否

六經其猶日月乎其體歷萬古而不虧而其用亦時有所不及故夫日有夕而月有晦幽崟蔀房之下郤容光而自遠勢不得不假之於燭夫燭者所以佐日月之光

於不及者也訓詁之學翼而明之者也立言之學廣而通之者也皆所謂燭也取燭而代[illegible]之光於不及則可以燭而配日月之光而謂之三不可此楊雄王通氏之所以失也楊氏之爲玄也凡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攡之以三策闢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爲其太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雄之自叙云爾其意則曰此非楊雄氏之玄而楊雄氏之易也要之無易而後可以有玄有易矣玄何所用之且玄之體方而易之體圓圓則不待擬議而自成方則必待假借而後就故說者謂楊雄僭也王氏之擬經也大抵以漢七制續書以曹劉顏謝之篇續詩其所賛易卽關子明之成筮論其所定禮則叔孫氏之緜蕞儀其筆春秋則止陳亡以配獲麟其要如此而已其意則曰此非六經之經而王氏之經也要之可以言傳而不可以言經有六經矣夫安得而配之且其所謂七制諸篇者何敢望典謨雅頌之藩籬而關朗叔孫不過支離糟粕之近似若元經之帝兩魏出蜀漢而夷江左大旨亦已悖矣故說者謂通亦僭也至於法言中說雖若有出

於模擬剽竊而往往能尊正道發微言於千載之後特所謂法言者言多遠而指則近故不免於晦中說者說雖暢而理或支故不免於雜至有謂通與李德明不相及而唐初諸貴臣稱門人者不一舉其名以爲阮逸之僞撰雖未必盡然要之亦有可疑者矣宋興周程氏者出蓋盡屏諸儒之說而澤於道德醇如也周氏之爲太極圖說也標理於極而推功於靜其爲通書也表裏太極之說而加詳於聖賢之學程氏之答定性書謂已性無內外動亦定靜亦定也張氏之作西銘謂理一而分殊人當以事親之道事天也邵氏之皇極經世諸篇明

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與陰陽之度數剛柔之形體經之以元紀之以會綜之以運終之以世蓋得易之變而推廣之者也要之其爲說雖正大而微妙然豈有出於六經之外哉楊雄王通氏急於得經之名而緩其實周程張邵氏精於得經之實而避其名此所以異也而後之持正論者必欲深文巧詆以中通雄之罪至目之爲僭竊等之爲異類蓋至於莽大夫楊雄死而千秋不傳之統直接之孟氏愚以爲六經至孔子而止矣即孟氏與宋諸賢亦翼而明之廣而通之者也特所謂燭者其光有大小而佐日月之功有隆殺耳夫陽避其名

而陰紹其統愚不得爲通雄二氏稱屈也執事謂六經自秦火之後不能不有所遺錯以討定之責責雄通氏愚謂非二氏所能辦也今請得而畧言之謂繫辭之十翼有非夫子所撰者序卦之或强也而雜卦之或雜也謂乾坤之二卦自彖象而外夫子所贊皆當屬之於繫辭是一說也謂夫子曰放鄭聲而鄭衛淫奔之詩不廢或曰放者聲耳存其篇以示戒也或云非夫子之舊也周禮缺冬官矣而河間獻王輒以考工記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政否也有謂五官之中如縣師廛人之類皆在所少者惟王一條耳是一說也大學缺格致矣而朱子輒取程子之意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心否也有謂知止本末二條卽格致之一章固不缺也是亦一說也禮記所載大學中庸既別表爲一書而其它篇多不出於夫子緇衣公孫泥子所撰也月令呂不韋所脩也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也其它檀弓儒行等篇要亦有大醇而小疵者至於春秋一書左氏詳於事而畧於吉公穀守其虛而忘其實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内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葢范甯固巳言之至於胡安國而始以其說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然聖人之賞罰固巳明而聖人之所以

用其賞罰者未免流於刻也夫所謂廣而通之者固不暇論而所謂翼而明之者其亦有人矣乎諸儒生遵高文之訓白首守其師說而不敢廢愚則何敢言愚所謂書之有古文雖稍異其語易大學之有古本雖稍更其序而大旨不甚遠固無可論詩之淫風存者出於夫子之手孰得而議之第在鄭衛則絀它說而附於淫在異國則又絀其淫而附於它說不知可更一裁定否也周禮之冬官或悉取五官之屬者而補之簡斥劉歆之傳會合儀禮禮記而爲一經可乎取月令檀弓緇衣王制儒行之類稍未醇者取家語及曾論之爲門弟子言者各降而爲傳以與孟氏並傳可乎取左氏之事而絀其浮取公羊之例而絀其鑿取穀梁之旨而絀其偏裁以胡氏之法而絀其刻更定爲一書可乎要之非其急者自強不息而吾心之易在矣允執厥中而吾心之書在矣思無邪而吾心之詩在矣毋不敬而吾心之禮在矣春王正月而吾心之春秋在矣得其要則六經爲吾用而其語皆筌蹄不得其要則吾爲六經役老死而汩汩於章句雖然愚之所甚憂則不在此今世之學者於書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於道未有所得則已力排先儒之詰而閏其統不學則借聖門之

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又宋賢之羿人而楊雄王通氏之所近似而不取者也愚之所甚憂者此也

訓儲　隆慶庚午山西

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詳於賈誼其說果盡出於誼否也三代而下不能蚤豫教故其治不古若亦可聞其畧否夫論子道者則有溫嶠之侍臣王褒之太子二箴示君道者則有唐文皇之帝範十二至我　太祖高皇帝及　成祖宣　憲諸廟皆勤成一書以示　皇太子其旨與帝範同異否　今上之元年即　詔立元良以定國本天下欣然謂吾　君有子矣夫出閣之期已示而所以輔導匡翼之具未悉諸生其爲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寶鑑之一二云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自誼始也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易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傅亦有之

其畧曰古者后妊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緼瑟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牢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教也能行立矣道之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稺之教也少長始知色則出齒於太學教之爲人臣爲人子爲教之爲人幼焉毋使異日有一人之肆也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所不知毋使異日有深居之悔也故太子立而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既冠成人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愚竊以爲其備官也非好糜祿也非欲其敵儀於至尊也欲使左右前後皆正人以漸摩其德也鷄鳴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習於勤也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卑之欲其習於恭也自周之末暴秦繼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爲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者爲學其始也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而飛龍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晨即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多以異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嬖子

竊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𡪲無擇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於漢靈康僖之季父張讓而毋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帝位予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臣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故温嶠之箴侍臣也則曰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臧不以貴為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屏彼佞諛納此亮直言太子之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曰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居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為人臣子之道也唐文皇製帝範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之類次焉皆所以語為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情也其言教詳而身教畧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而不帝有以也

明興　高皇帝南立　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畧之書而聚天下之英俊者碩從容談說經義賜宴賦詩最後宋經傳格言為書曰　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曰若等務導之以正他日勝重任也至　文皇帝而稍克廣其書盈以　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召　皇太子授之曰脩巳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　宣

宗之為　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也
憲宗之為　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也厚倫
也明治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唐文異
明德隆隆嗣三代矣自青禁之制不講於　先朝朱邸
之開僅同於藩國海内皇皇然若靡所瞻望　上即位
之初元即下　詔立　皇太子推恩海内其明年復宗
出閣之期以十齡奏閣溫文日新岐嶷天縱中外億兆
臣庶咸欣欣焉思獲奉盛美開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
草莽下臣不勝私憂過計以為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
患其崇而無所接異日君臣之分不患其不辨患其辨
而至於不相通今雖未能猝復古制如所謂拜師而齒
學者亦宜少采貞觀至道儀節三師賓客見則必假以
殊禮從容燕閒啓沃治道其諸寮寀亦聽坐侍講讀反
覆開陳以畢所見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　先朝
謨訓外別命儒臣脩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用困
乏民業艱難武備積壞士風日卑及它一切吏弊國蠹
分條附見務令剴切不必宏深勒成一書專備詢覽
人主時時考問觀其進否而稍抗法於其左右至於坊
局諭贊之官必選清方直亮通明該練者克之勿急才
藻以長浮華勿廣遴諮以滋躁競其內而保姆阿監必

委長年毋令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毋令見奇衺以開奢侈之漸宰土之臣皆其臣也毋以暬御僕從爲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請莊田店宅爲私藏　太子徧識萬類之情而不見其用尊在一人之下而不廢其謙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唐虞三代之化端在於此雖然愚之私憂過計猶有不能已者葢國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德弘治間而及其後也頗不滿於二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二正之治爲振爲瑾者乃宣弘所用以侍青宮之人也今六局丞郎而下縱無其人可不預爲之所乎寧倜而毋愛其儇寧緩而毋愛其捷寧椎無能而不必其有技寧目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此在　人主及輔弼大臣加之意而已

從祀　　隆慶庚午山西

問　太廟之時饗也與文廟之釋奠也葢皆有從祀焉豈亦出於報功崇道之意歟其禮始何代而損益何主大較可得聞否　國家於典禮至明備也　先帝葢惓惓致意焉今　太廟從祀之臣自　成祖而後寥寥矣不聞有議增入者文廟之兩廡自元季而後寥寥矣間有議增入訖於今未定者抑果難其人耶或愼重其典不輕舉耶　國家熈明累洽之運以崇德右文稱而使　列聖無臣孔門無賢甚愧不取也諸士子熟琬琰之編且事俎豆久矣其毋曰鄙人之子不知而不以告也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統也以報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師衍斯世之道統也亦以報功也其典歸之秩宗而其議掌之太常雖德之者不能舉無功之祀怨之者不能廢應祀之功斯禮也

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葢愚嘗讀商盤庚之告曰茲予大饗於先王爾祖其從饗之及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臣也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師也生而共其祿於朝死而共饗於廟而君臣之體一矣生而以茲地嗣其教沒而以茲地配其饗而師弟子之體一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舉矣而不備於盛世君子之所以爲禮恥也禮備矣而世無其人以應之君子之所以爲盛世恥也　太廟之有從祀其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隆任茂大抵以一代之臣配一代之君而已至唐而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三十二人也至宋而可考者韓忠獻王趙普濟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承相葛邲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固代不絕也夫金裔夷耳而猶能舉斜也粘沒喝兀朮張浩輩之祀而況不爲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光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而已而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明卜子夏而下距范甯賈逵人葢二十二也宋至元豐而益者荀況楊雄韓愈

也至淳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也至景
定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也其它固代不乏也夫元荒虜
耳尚能進董仲舒而其人有許衡吳澄者應之而況不
爲元者乎　明興　高皇帝之初念無以昭宣諸功臣
之烈建　太廟首議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
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
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
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　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
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王能寧國公眞榮國公廣孝
二王二公而已　先皇帝之世於　宗廟大典益惓惓

焉首上　太祖徽號及追上　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
言進誠意伯基從祀　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
孝使祀大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
天下不以私病英而以公快基廣孝謂英功足稱也獨
仁宣而後寥寥無聞者過也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
後武功則　列聖之丕承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著隆也
恐使萬世之後謂　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宋
眞之季耶夫以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靖楊文忠
之賢於輔而不得從蹇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
賢於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

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爲心膂牙爪而不得從何也其人縱不能與中山開平等豈盡出世傑眞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灼然者不爲過也

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楊我先師之道　詔革天下神號而獨不以及夫子且謂所封爵及諸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吳澄　先皇帝之世於文廟大禮愈惓惓焉凡再釋奠　幸太學爵改王而爲師神改像而爲主佾改八而爲六益前是從祀者奪楊雄矣已采輔臣言退荀况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

戴聖王肅杜預吳澄而罷其祀抑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而祀於鄉進王通胡瑗楊時蔡元定最後以濮議故進歐陽脩天下不以私訾脩而以公許王通等謂脩學足稱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於　明而獨寥寥者過也夫治統與道統而俱盛卽　列聖之嗣德揚詡教化抑何孜孜不替也忍使萬世之後謂　明以功而不以德至不獲比於元馬上之俗耶當嘉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會議且定矣一二沮之者謂其鮮著述無大裨益　天子伸其說而屈其請今　上初言者欲併合王文安守仁陳檢討獻章而祀之復下羣臣議其許

瑄者十而九其許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而卒莫定也豈非以瑄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道有功聖門至於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寂耶其近於慧與寂者其流之罪也非其師說也是三人者縱不得與二程朱氏等豈盡出胡瑗楊時下耶愚以爲禮官臺臣當再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確然者不爲過也然自 高帝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佐開創固不下鄧侯雖以嫌死帝尚爲諱之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傅穎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徹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於 帝之末遭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勲烈固伯仲岐陽而子永義矣縱不得從 太廟祀亦宜別於其鄉隆其贈謚而録其後不宜使子文之勲爲若敖氏之餒鬼也彼於聖門而稱學者若吳聘君與弼之介胡布衣居仁之敬魏恭簡校之端羅文毅倫文恭洪先之守似亦可祀於其鄉今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一次第舉乎而愚又有進於此者 先朝之黜漢儒凜乎斧鉞矣夫毋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宋儒於背本也令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

其義乎愚以爲若盧鄭等者復其祀於學而劉向吳澄輩專其祀於鄉可也斯禮也愚能言之卽執事能聽之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難其典而易其入者何也遠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也愚故曰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

理財

隆慶庚午山西

問太史公有云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固聖門罕言之然大學稱理財家宰制國用豈非以當世所急也耶卽不敢與諸儒生爲雅言夫齊越蕞爾國耳管夷吾計然爲之謀而卒以富役天下桑弘羊一賈人子然當漢疲耗之極而營之使大農有奇羨劉晏幹吏也以區區十五道之賦而供度支不乏之果何筴也今天下雖號全盛然中外恒枵然若果然之腹不能以月計大司農時時告不支矣豈其源尚有可開而其流或有可塞歟願與諸生商之以觀有用之學且上主計者采焉

執事拳拳以理財之要下詢不佞書生也授之握算不知縱橫其何以仰佐末議于主計者雖然敢不罄所見聞以對大抵富國易富天下難富天下易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巳開利之天下難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强授之

人難夫管子者古所稱能富國者也今其書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所謂倉與府者五穀桑麻六畜而已其外則官山海所謂負海煮海負山鑄山籠百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其外則制弱大小入以兵甲鈎金束矢而足五兵而已財有餘則借以使敵如貴買莒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於物而已故天下弱於齊之富而齊霸所謂能富國者也其次莫若計然計然之書曰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而萬貨之情得故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行之十年而越大富以其貲傾吳而橫行江淮間所謂能富國者也然此一方耳四封之內皆鄰敵也其流易達而輸易委盈縮易曉也我故得而發我之羸而時中彼之急收彼之無用而為我之有用毋之權長在我而子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憂彼之瘠損彼而不為我之累故曰富國易也若夫天下則不然盡四封之內外而皆吾地也其人則皆吾人也肥在左則瘠在右損在遠則累在近管子計然之策有所達而不必盡達也故曰富天下難也漢武帝因文景之遺貲不勝其溢而脩怨於匈奴已脩威於東

韓西域南夷巳又脩其欲於宮室帷帳遊幸之事河決歲侵又從而齮齧之葢不數年而大農少府水衡之金錢米粟盡矣於是桑弘羊爲治粟都尉筦天下鹽鐵乃請置大農郡丞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又令吏入粟補官罪人得贖罪禁盜鑄告緡錢算軺車船賈人一歲之中太倉甘泉滿邉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今世諸儒者掩口不欲道弘羊弘羊故心計臣非諸齷齪儒者比也雖然謂弘羊能開之則可謂弘羊能生之則不可葢漢與人主世世守共儉宮室之湯沐不以煩大農而悉推山澤關梁之利以予民民得恣取而無禁故農利十一工利十二而商利十九至武帝國家之用始不足而弘羊輩始得以其心計而通利孔執事試屈指而籌今之天下於漢賦財法嚮所稱有一之不備者乎弘羊而在更何所加故曰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巳開利之天下難也當肅代時戶口之耗十八九人主而下至六師供邉之費悉仰給於劉晏之十五道晏好用廉勤吏先愛民故非弘羊比也然其大旨不

過在於捷得四方之物價使食貨輕重之權使司恒爲之掌握利在官而害不在民其所謂愛民者又不過捷得四方之豐歉豐則糴歉則糶以兩利而相濟其所謂理財者不過寛予鹽商之資以收鹽利厚處漕艘之費以收漕實而已故謂晏能整齊之則可謂晏能生之則不可執事試籌今之天下即有如弘羊晏者在能捐百萬金而不之問乎能聽其自辟召立富貴人乎左右不中制而臺省不外議乎故曰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强授之人難也邇年 國用乏大司農不能當中旨數更易中外士大夫朝夕以用爲憂公車之牘至累月不能竟十道之使旁午而未久輙報罷鹽政壞而思復其舊計開中之入更損二十萬緡且中止矣屯政壞而思飭其舊計其羨僅足以供本軍行之三年而復廢專官矣欲鑄錢而計鑄之入不能當其損矣欲設官會行鈔法而 國家不能出數十萬金以爲之母矣累世之蓄困於 先朝之工禱而天府竭矣爰贖之所積困於頻年之徵解而郡邑倉庫竭矣水旱蟲蝗加以無名之賦而閭閻竭矣廣盜起而所費者歲以數十萬計而五嶺之公私貧矣河決而所費者以百萬計而青徐兖豫之公私貧矣外有日重而必不可已之邊計內有日益

而必不肯已之　宗藩然則如之何曰此在　人主精思之委計於大臣而後可也邊計不可已則加重於主兵而少調客兵使兵得息而食減　宗藩不可已則漸限其封爵而聽其從四民之利使人自便而祿減罷不時宣索則　六宮之用簡而戶部舒停非時工役則將作之用簡而冬官裕清內府工匠力勇之數覈錦衣騰衡府軍之籍則客食省而漕糧有餘毋輕以一人言而遽興毋輕以一人言而遽革則　國是定而司農得少展其技嗟夫入利之孔開已盡矣然細而不勝其出利之孔語云涓涓不竭將成江河況若江河之決乎哉故

其德莫大乎節儉夫節儉者　明主之所以優爲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　主愼於賞賜則左右見以爲寡於澤　主難於興作則左右見以爲窮於侵　主精於搜覈則左右見以爲無所匿其弊故自古中外之臣言及利計毋論其可否也朝上而夕報可至著爲令甲有之言及國蠹毋論其重輕也朝上而夕報罷甚且付廷尉矣噫卽管計諸才臣杜口可也

御虜

隆慶庚午山西

問夷狄之爲中國患也久矣邇者益益訌焉以戰則多餒以守則多瑕孶孶然聚天下之策而日講求之而卒不得其要領夫我之所以不敵者其故何也虜雖強其視匈奴突厥女直蒙古孰類今縉紳之士或議戰而介胄之士或更議守要必有折衷者　明威德薄海內外今縱不能犂王庭鹵老上而勒石於燕然之巔四郊多壘卽何策以洗其恥乎諸士子之鄉中虜數矣其必有習者明以語我

中國之不能與虜敵也久矣而今爲甚其說凡有八曰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兵與虜控弦之騎校之可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爲九邊而虜長聚是以九而攻我一也其不敵一也勇怯之實不敵也賊便馬疾鬭耐饑渴上下馳逐若風視死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

焉其不敵二也勞佚之形不敵也虜因糧於我我裹糧而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也騎步之力不敵也我雖騎不能疏行突鬬而爲騎陣賊無所不衝而我無所不應其不敵四也攻守之機不敵也賊旣闌入邊扼宣大薊晉之要衝而居之馬首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變不敵也賊入而烽始舉烽舉而兵始出賊顧爲主而我顧爲客彼得從容設伏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專緩之計不敵也虜自春而至秋其上下日以入寇爲計自辰而至夕其事非鬬卽獵其所工非騎卽射而我之吏士則營營焉不憂鬬而憂其妻子爲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内又加以文法簿書之是牽逢迎便辟之是熟而望其能膺懲大憝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虜自其主帥以至於鬬卒無貴賤一也其嗜欲易通而沈甍易達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邊臣之於大臣若隔九閽焉而何以責之效力也爲虜間諜者本我中國之民而以我情孚虜爲我烽堠者本我中國之兵而以我情孚虜其不敵八也夫所謂八不敵者審矣然而虜卒不能爲我害者何也是匈奴突厥之虜而非女直蒙古之虜也夫所謂女直蒙古之虜何

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矣中國之民安虜而不相鄙也虜安中國之俗而不為苦也故以中國攻中國而虜得饒於戰以虜供虜而虜得深入而久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不然其嗜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匱則至羸則出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虞歸久居則虞疾中國之所以獲支吾而稍息肩也夫不求我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虜之尚為匈奴突厥愚以為中國之計左也夫薦紳守和親而介冑言征伐自古則然今薦紳之士不習虜者則曰虜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郡戰不勝則誅帥守不固則誅守臣吾法行而前固無衡虜介冑之士習虜者曰不然虜鬬士勇三倍我其馬力十倍我試即邊兵人校之其見虜而不股栗者十不一也其能角虜而互見其技者百不一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甘死法而不死敵何以言戰哉愚以為皆非也愚非能抉穰苴臏起之秘起衛霍於九京而與之筴也不過諸邊大夫之所恒知者其畧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國是重將權而已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秦諸邊也姑請言其近者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當以戰而為守山西薊

邊險猶在我也其法當以守而爲戰以戰爲守者非必戰也我棄小堡而併於大堡堡宿銳士栖餱糧擇帥以統之使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謂百保鮮卑者分屬諸驍將以爲奇兵或擊其秋卒使不敢散而輕我或襲其輜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後多間諜以離其黨廣招誘以弱其勢十年之内虜庶幾且遠乎以守爲戰者非必守也虜不入則堅墉浚濠宿兵以待之虜入矣淸野以疲其騎淸野矣堅壁以防其攻壁堅矣設疑而誤其路路疑矣嚴兵而尾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大以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邊以戰是立敗也所謂明賞罰者其說非徒謂峻罰也賞固當先之夫古將兵而峻於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爲素兵者樂徼功之見知樂爲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千金之易致也故酷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奪之戰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今　國家於失律之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於數十金而所謂爵者不及世欲以此而售人之死命何也愚以爲　人主精意於此如趙藝祖之別貯金帛封樁庫購虜首而又不愛通侯世爵之賞以待天下之負材而自喜者蓋朝奏功而夕報　璽書毋使墨吏持文法譏訶之而後嚴傜祉

之令使天下有所甚欲者以易其生而有所甚惡者以易其死其不悉謀力而致之於敵者鮮也所謂定國是者縣官下求材之令人得舉所知銓部次第而用之矣其未用也人人皆諸葛亮而其既用也處處皆李元平固所用之才未盡眞而所以待之之道未盡是也不見形而有所爲則議者得以其形而訾之稍破格而有所請則議者得以其格而繩之愚以爲今用人自督撫而下宜精簡其選既用之後則精專其任而徐待其成一切建白指摘凡屬煩言閣不令下可也所謂重將權者今督帥之委非不重也然陽示之重而陰迫之輕爲之下者自一命而上卽有與援咈息嚬笑皆懼觸怒然猶平居言耳賊一入而督帥不能行之大將大將不能行之偏裨盖有令下而嘻出而指相目曰此廷尉人耳非而主也故愚所謂重者居平不爲之中制賊至則聽其誅賞賊退務覈其情實而已凡愚所以對執事者踈節濶目不能爲必勝之筴也異日倘捐前箸而借我尚當以根本之說進

交泰

隆慶辛未會試

問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言泰者固在君臣相與間矣夫泰之時和氣洽而理道昌一有壅閼不足爲泰在昔明君良臣相與開泰於先保泰於後者用何道歟君臣遇合蓋古以爲難而胡以交歟唐虞三代尚矣漢而下有講論經理夜分乃寐者有制諫官隨宰相入議政者有降手詔給筆札者有請輪侍從直宿以待宣召者亦庶幾所謂交泰歟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　聖謨遠矣頌　盛德者謂開泰莫如二祖保泰莫如　宣　孝二朝當時謀臣策士耆舊老成侍　帷幄圖　國政以佐致昇平者可悉數歟　朝講之儀載在　令甲備矣乃又不時宣召得無煩且勞歟我　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嘉與百執事共登太平之理　湛恩威命卽敘遐荒斯亦交泰之驗已抑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且夫平能憂陂往能思復泰之旨也願推廣其說以爲　今日保泰之助

夫君臣之際其天地之交乎是故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代之鴻圖後天而保泰也相與建萬世之長策聚精會神相得而益章顯志弘業相須而共濟盛美益乎當世聲光流於無窮蓋自唐虞以及　昭代致理之原古今一揆矣愚請繹泰之義先著君臣之所以交然後鋪張我　祖宗休烈可乎易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泰之言通也后以裁成輔相爲事蓋身視臣庶而家視寰宇使元首與股肱弗相聯屬則精神不貫而身病使主伯與亞旅弗相親比則意氣不洽而家睽故天道下濟地道上行絪縕訢合以生萬物交也者天地之所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人臣懷忠信之心抱匡濟之畫孰不欲委質清時結心明主然而冠履之分嚴而宮庭之地隔其情易渙而其勢易疎也明主知其然故首出庶物而下芻蕘兼制四海而先賛御朝而議政坐而論道所以優體也虛懷而聽造膝而籌所以致親也日晏待食夜分徹炬所以示渥也辟左右借顏色披衷愫忘忌諱所以盡情也君資於內曰爾惟麴蘖爾惟鹽梅臣順於外曰斯謀惟后斯猷惟后所以一德也泰九二以剛中應五而六五柔中虛己以從之此之謂君臣之交故泰之初拔茅彙征與

共開焉泰之極艱貞無咎與共保焉二言所爲五不言
所爲二臣道也以任事爲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爲大二
勝其任則五可無爲故曰以祉元吉而已此之謂君臣
交而爲泰泰也夫都俞咨命喜起賡歌唐虞尚矣三代相
與載在詩書君臣之情猶可想見由漢而下肇造元勲
中興名佐代固有之然率外合而中疑文具而情閡建
武數引公卿講論而責以吏事則其體失也貞觀宰相
入閣議事而隨以諫官則其中疑也慶曆龍圖天章閣
降手詔給筆札而固辭不對則臣負其君也治平中司
馬光請命侍從輪直資善堂夜宿崇文院以待宣召而

率未行則君負其臣也何以庶幾於交泰哉思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曰歷代君臣同心一氣立綱陳紀
昭示天下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家給人
足大哉　聖謨我　皇祖　列聖之所以交羣臣而昌
泰運者率用此道矣請陳其畧　高皇帝延攬英賢廓
清華夏所與參密議而贊鴻猷者時則有若基若濂若
安若禕若溢若琛若彥良其人焉　文皇帝親禮儒碩
綏靖邦家所與商幾務而從征討者時則有若縉若廣
若淮若儼若榮若士奇若幼孜其人焉夫天造草昧干
戈不遑家難卹勳剏夷初起而　君臣之相與如此是

以神流氣𢘅天地太和延及羣生施於方外而一代之鴻圖定矣所謂開天地之泰者非邪　列聖相承久安治宣弘之際尤稱郅隆　章皇帝心存無逸耆舊不遺閣臣則若榮若士奇若溥部僚則若義若原吉若淡齋宮便殿召對者數矣至於登山泛舟　賜章給饌一則曰同心同德兩無嫌猜一則曰以遊以豫庶幾古昔又何其歡洽也　敬皇帝志大有爲老成具在執政則若溥若健若東陽若遷臺省則若文升大夏若珊平臺煖閣　召對者數矣至於　天顏開霽　廟算周詳跪擬則或更數字或削數語執奏則或移晷刻或至累日又何其披豁也夫奕葉承平法守已定庶事循習玩愒易生而　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𢘅天地太和克篤　前烈施於后昆而萬世之長策建矣所謂保天地之泰者非邪當其時　主無貳任臣無隱忠歡忻交通而德威宣暢故論開濟則功軼於姬姒頌熙洽則治匹乎唐虞而一時名臣碩輔幸逢　昌運亦得以勒勳德於旂常垂功名於竹帛猗歟休哉眞千載一時之遇也今　天子光撫鴻圖祗遵　成憲　講學臨政寒暑必親嘉言忠謨聽納靡倦公卿百執事相與勵翼於下而　天子恭己南面以聽之內寧外謐時和年豐

黠虜來庭炎荒奏凱斯亦泰運之再昌已而執事尚欲
聞保泰之說則愚將何詞以獻乎竊以爲欲登太平之
理莫若致隆於上下之交欲隆乎上下之交莫若憲章
乎 召對之典夫人情狃於法之所常行而愓於意之
所間舉今辨色而入日出而 視之頃刻而退矣習則
玩玩則不可振故不若間一 召對之爲益也蓋有六
善焉閱世務一也察材品二也明 德意三也容事幾
四也定 國是五也激忠悃六也請得實以 祖宗故
事熟數於前而執事試垂聽焉夫人主雖神聖睿智而
四方庶務弗能周也錢穀刑獄各有主者 召而問之
則幽隱畢達故屯田鹽法欲計其宜而臨淮洛陽得畢
慮於下矣邊備虜情欲定其算而鈞陽華容得決策於
前矣故以閱世務則率作考成可弗眩也夫退而具疏
則詞可飾也思而陳詞則端可匿也惟卒然問之心術
立見能否莫逃故呂震與儀智並對而諫直見楊士奇
與蹇義並對而遲敏見故以察材品則明闇回互可弗
欺也 上意猶的也射者爭趨之故諸司奏請必令稽
皇華侍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守法 召問天下何時
太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興治
德意則措注嚮往可弗違也夫造膝而密語

以先傳也從容而納誨者不可以牘盡也假令
廣　詔條而可令多人知乎出廠帖議改　命可外
泄乎故以密事幾則轉移變化可弗寬也衆議畢集可
咨易淆不惟儉夫與正士殊科即君子意見亦有同異
如移師彰德楊榮以爲是士奇以爲非舉伏伯安爲使
蹇義以爲可原吉以爲不可黎利請立陳氏後張輔蹇
夏曰勿許榮士奇曰許之此其心皆體國而所見各殊
惟折以　宸衷則衆論一矣故以定　國是則盈庭聚
訟可弗亂也夫入侍　帷幄出奉　乘輿內寄腹心外
資謀斷八人自以爲親已矣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
祖宗朝杞與盛事藏在　秘府　恩不得偏覩旨如泰和
長沙事容之所私錄毗倚　眷顧迄今誦之猶爲感動
況親當其盛者乎故以激忠悃則銜恩幸遇可弗負也
斯六善者皆已事之明驗蓋於法制常行之外而時用
吾鼓舞不測之權故　聖智日益觀聽日新賢才樂爲
之用而天地常泰且初雖似勞久而情誼洽彌見其適
似煩久而要領得彌見其簡又何煩勞之有愚又
聞　二祖諸臣皆從事乎草昧勛勤間而宣德弘治所
見禮乃其輔導之舊蓋未　登大寶而相與已素矣且
載　諸臣面對其　召也雖內侍不及

惟不言言乃雍　沉幾觀變乃是惟

宸衷獨發固不可測也今　上曆精圖

臣益明習　國家事且將舉　祖宗故典以

熙朝盛美蓋有待焉草莽愚生傾心拭目於是舉

也久矣若釋此而他求　保泰之道則愚何知焉